

三國志 魏志

卷 二十二之
二十六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70)	
函號	別	10 1



魏志卷二十二

淺草文庫

晉陳壽撰

桓階

陳羣

子泰

陳矯

徐宣

衛臻

盧毓

桓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也

魏書曰階祖父超父勝皆歷典州郡勝為尚書著名

南仕郡功曹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父喪還鄉

里會堅擊劉表戰死階冒難詣表乞堅喪表義而與之

後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表舉州以應紹階說其太
守張羨曰夫舉事而不本於義未有不敗者也故齊桓
率諸侯以尊周晉文逐叔帶以納王今袁氏反此而劉
牧應之取禍之道也明府必欲立功明義全福遠禍不
宜與之同也羨曰然則何向而可階曰曹公雖弱杖義
而起救朝廷之危奉王命而討有罪孰敢不服今若舉
四郡保三江以待其來而為之內應不亦可乎羨曰善
乃舉長沙及旁三郡以拒表遣使詣太祖太祖大悅會
紹與太祖連戰軍未得南而表急攻羨羨病死城陷階
遂自匿久之劉表辟為從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階

自陳已結婚拒而不受因辭疾告退太祖定荊州聞其
為張羨謀也異之辟為丞相掾主簿遷趙郡太守魏國
初建為虎賁中郎將侍中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
寵階數陳文帝德優且長宜為儲副公規密諫前後懇
至魏書稱階諫曰今太子仁冠羣子名昭海內仁聖達
節天下莫不聞而大王南以植而問臣臣誠惑之於是
太祖知階篤於
守正深益重焉又毛玠徐弈以剛蹇少黨而為西曹掾
于儀所不善儀屢言其短賴階左右以自全保其將順
匡救多此類也遷尚書典選舉曹仁為關羽所圍太祖
遣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征以問羣下羣下皆謂
王不亟行今敗矣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為是以料事勢

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邪曰不然則何為自往曰
吾恐虜衆多而晃等勢不便耳階曰今仁等處重圍之
中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為之勢也夫居萬死之
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彊救大王案六軍以
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太祖善其言駐軍於摩跋
賊遂退文帝踐阼遷尚書令封高鄉亭侯加侍中階疾
病帝自臨省謂曰吾方託六尺之孤寄天下之命於卿
勉之徒封安樂鄉侯邑六百戶又賜階三子爵關內侯
祐以嗣子不封病卒又追贈關內侯後階疾篤遣使者
即拜太常薨帝為之流涕諡曰貞侯子嘉嗣以階弟纂

為敬騎侍郎賜爵關內侯嘉尚升遷亭公主會嘉平中

以樂安太守與吳戰於東關軍敗沒諡曰壯侯子翊嗣

世語曰階孫陵字元徽有名於晉武帝世至熒陽太守卒

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叔父謨皆有

盛名寔字仲弓紀字元方謨字季方魏書曰寔德冠當

時紀謨並名重於世寔為太丘長遭黨錮隱居荆山遠近宗師之靈帝崩何進輔政引用天下名士徵寔欲以為參軍以老病遂不屈節謨為司空掾早卒紀歷位平原相侍中大鴻臚著書數十篇世謂之陳子寔之亡也司空荀爽太僕令韓融並制總麻執子孫禮四方至者車數千乘自太原郭泰等無不造門傳子曰寔天下致弔會其葬者三萬人制縗麻者以百數先賢行狀曰大將軍何進遣屬弔祠諡曰文範先生于時寔紀高名並著而謨又配之世號曰三君每宰府辟命率皆同時羔鴈成羣丞掾交至寔羣為兒時寔常奇異之州百姓皆圖畫寔紀謨之形象

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爲紀拜由是顯名劉備臨豫州辟羣爲別駕時陶謙病死徐州迎備備欲往羣說備曰袁術尚彊今東必與之爭呂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備遂東與袁術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術大破備軍備恨不用羣言舉茂才除柘令不行隨紀避難徐州屬呂布破太祖辟羣爲司空西曹掾屬時有薦樂安王模下邳周逵者太祖辟之羣封還敎以爲模達穢德終必敗太祖不聽後模逵皆坐姦宄誅太祖以謝羣羣薦廣陵陳矯丹楊戴乾太祖皆

用之後吳人叛乾忠義死難矯遂爲名臣世以羣爲知人除蕭贊長平令父卒去官後以司徒掾舉高第爲治書侍御史轉參丞相軍事魏國旣建遷爲御史中丞時太祖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爲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正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羣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與仁惻而死者吏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剝削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

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踰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以刑殺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質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時鍾繇與群議同王朗及議者多以爲未可行太祖深善繇羣言以軍事未罷顧衆議故且寢羣轉爲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在朝無適無莫推伏名義不以非道假人文帝在東宮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禮常歎曰自吾有回門人日以親及卽王位封羣昌

武亭侯徙爲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羣所建也及踐阼遷尚書僕射加侍中徙尚書令進爵潁鄉侯帝征孫權至廣陵使羣領中領軍帝還假節都督水軍還許昌以羣爲鎮軍大將軍領中護軍錄尚書事帝寢疾羣與曹真司馬宣王等並受遺詔輔政明帝卽位進封潁陰侯增邑五百戶前千三百戶與征東大將軍曹休中軍大將軍曹真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並開府頃之爲司空故錄尚書事是時帝初蒞政羣上疏曰詩稱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道自近始而化洽於天下自喪亂已來干戈未戢百姓不識

王教之本懼其陵遲已甚陛下當盛魏之隆荷二祖之業天下想望至治唯有以崇德布化惠恤黎庶則兆民幸甚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讎黨有讎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真偽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絕其源流太和中曹真表欲數道伐蜀從斜谷入羣以爲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旣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羣議真復表從子午道羣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前詔以羣議下真真據之遂行會霖

雨積日羣又以爲宜詔真還帝從之後皇女淑薨追封謚平原懿公主羣上疏曰長短有命存亡有分故聖人制禮或抑或致以求厥中防墓有不脩之儉羸博有不歸之魂夫大人動合天地垂之無窮又大德不踰閑動爲師表故也八歲下殤禮所不備況未暮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爲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已來未有此比而乃復自往視陵親臨祖載願陛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但悉聽羣臣送葬乞車駕不行此萬國之至望也聞車駕欲幸摩陂實到許昌二宮上下皆悉俱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於便處移殿

舍或不知何故臣以為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宮及孟津別宮皆可權時分止可無舉宮暴露野次廢損盛節蠶農之要又賊地聞之以為大衰加所煩費不可計量且由吉士賢人當盛衰處安危秉道信命非徒其家以寧鄉邑從其風化無恐懼之心況乃帝王萬國之主靜則天下安動則天下擾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帝不聽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

臣松之案漢書地理志云元始二年天下戶口最盛汝南郡為大郡有三千餘

萬戶則文景之時不能如是多也案晉太康三年地記晉戶有二百七十七萬吳蜀戶不能居半以此言之魏雖始亦喪亂方晉亦常無乃

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且吳蜀未滅社稷不安宜及其未動講武勸農有以待之今舍此急而先宮室臣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答曰王者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耳豈可復興役邪是故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又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

然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周禮天子之宮有斷礎之制然則文之飾與時推移漢承周秦之弊宜敦簡約之化而何崇飾宮室示侈後嗣此乃武帝

千門萬戶所以大興豈無所復增之謂邪况乃魏氏方有吳蜀之難四海罹塗炭之艱而述蕭何之過議以為

令軌豈不惑於大道而昧得失之辨哉使百代之君眩於奢侈之中何之由矣詩云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其斯

之謂乎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况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

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

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

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

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

也夫王者豈憚一石蓋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

聽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減省初太祖時劉廙坐弟

與魏諷謀反當誅羣言之太祖太祖曰廙名臣也吾亦

欲赦之乃復位廙深德羣羣曰夫議刑為國非為私也

且自明主之意吾何知焉其弘博不伐皆此類也青龍

四年薨諡曰靖侯子泰嗣帝追思羣功德分羣戶邑封

一子列侯魏書曰羣前後數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羣

居位拱默正始中詔撰羣臣上書以為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袁子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

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勃然怒而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也豈非所謂至臣者乎

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仁者愛人施於君謂之忠施於親謂之孝忠孝者其本一也故仁愛之至者君親有過

諫而不入求之反覆不得已而言不忍宣也今為人臣見人主失道直諫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

臣也故司空陳羣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大主之
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
泰字玄伯青龍中除散騎侍郎正始中徙游擊將軍爲
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柔夷
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匈奴婢泰皆
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爲尚書悉以還之嘉平初代
郭淮爲雍州刺史加奮威將軍蜀大將軍姜維率衆依
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質任
等寇偏諸郡征西將軍郭淮與泰謀所以禦之泰曰麴
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
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

非行兵之地也淮從泰計使泰率討蜀護軍徐質汝南
太守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
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自
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
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勅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
曰淮欲自南渡白水循水而東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
可并取維不惟安等而已淮善其策進率諸軍軍洮水
維懼遁走安等孤縣遂皆降淮薨泰代爲征西將軍假
節都督雍涼諸軍事後年雍州刺史王經白泰云姜維
夏侯霸欲三道向祁山石營金城求進兵爲麴使涼州

軍至枹罕討蜀護軍向祁山秦量賊勢終不能三道且
兵勢惡分涼州未宜越境報經審其定問知所趣向須
東西勢合乃進時維等數將萬人至枹罕趣狄道秦勅
經進屯狄道須軍到乃規取之秦進軍陳倉會經所統
諸軍於故關與賊戰不利經輒渡洮秦以經不堅據狄
道必有他變並遣五營在前秦率諸軍繼之經已與維
戰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維乘勝圍狄
道秦軍上邽分兵守要晨夜進前鄧艾胡奮王祕亦到
卽與艾祕等分爲三軍進到隴西艾等以爲王經精卒
破衄於西賊衆大盛乘勝之兵既不可當而將軍以烏

合之卒繼敗軍之後將士失氣隴右傾蕩古人有言蝮
蛇螫手壯士解其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
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今隴右之害過於蝮蛇
狄道之地非徒不守之謂姜維之兵是所辟之鋒不如
割險自保觀釁待弊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秦曰姜
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
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走破王經
封之狄道若維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揅陽積穀之
實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
惡也而維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潛力致

命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兵書云脩櫓積楹三月乃成拒
理三月而後已誠非輕軍遠入維之詭謀倉卒所辨縣
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也所謂疾雷不
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
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
言如此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
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者至皆憤踊維
始謂官救兵當須衆集乃發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宿
謀上下震懼自軍之發隴西也以山道深險賊必設伏
秦寇維南道維果三日施伏

臣松之案此傳云謂救兵當須衆集而卒聞已至謂

有奇變上下震懼此則救至出於不意若不知救至何故伏兵深險乃經三日乎設伏相同非不知之謂此皆語之不定軍潛行卒出其南維乃緣山突至秦與交戰通也

維退還涼州軍從金城南至沃于阪秦與經共密期當
共向其還路維等聞之遂遁城中將士得出經歎曰糧
不至旬向不應機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秦慰勞將士
前後遣還更差軍守並治城壘還屯上邽初秦聞經見
圍以州軍將士素皆一心加得保城非維所能卒傾表
上進軍晨夜速到還衆議以經奔北城不足自固維若
斷涼州之道兼四郡民夷據關隴之險敢能沒經軍而
屠隴右宜須大兵四集乃致攻討大將軍司馬文王曰

昔諸葛亮常有此志卒亦不能事大謀遠非維所在也
 且城非倉卒所拔而糧少為急征西速救得上策矣秦
 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白上事驛
 書不過六百里司馬文王語荀顛曰玄伯沈勇能斷荷
 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
 辦賊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後徵秦為尚書右僕射
 典選舉加侍中光祿大夫吳大將孫峻出淮泗以秦為
 鎮軍將軍假節都督淮北諸軍事詔徐州監軍已下受
 秦節度峻退軍還轉為左僕射諸葛誕作亂壽春司馬
 文王率六軍軍丘頭秦總署行臺司馬景王文王皆與

秦親友及沛國武陔亦與秦善文王問陔曰玄伯何如
 其父司空也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為己任者
 不如也明統簡至立功立事過之秦前後以功增邑二
 千六百戶賜子弟一人亭侯二人關內侯景元元年薨
 追增司空諡曰穆侯干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殺司馬
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
至使其舅荀顛召之顛至告以可否泰曰世之論者以
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
入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
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惟有進於此
不知其次文王乃不更言
魏氏春秋曰帝之崩也太
傅司馬孚尚書右僕射陳泰枕帝尸於股號哭盡哀時
大將軍入于禁中泰見之悲慟大將軍亦對之泣謂曰
玄伯其如何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大
將軍父之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秦復發後言遂
斷血麈
臣松之案本傳泰不為太常未詳于寶所由

知之孫盛改易秦言雖爲小勝然檢盛言諸所改易皆非別有異聞率更自以意制多不如舊凡記言之體當使若出其口辭勝而違實固君子所不取況復不勝而徒長虛妄哉案博物記曰太丘長陳寔寔子鴻盧紀紀子司空羣羣子泰四世於漢魏二朝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漸小減時人爲其語曰公慙卿卿慙長子恂

嗣恂薨無嗣弟温紹封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泰著勳前朝改封温爲慎子案陳氏譜羣之後名位遂微謀孫佐官至青州刺史佐弟坦廷尉佐子準

太尉封廣陵郡公準弟戴徵及從弟堪並至太位準孫達字林道有譽江左爲西中郎將追贈衛將軍

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也避亂江東及東城辭孫策袁術之命還本郡太守陳登請爲功曹使矯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

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脩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彊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桀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矯郡爲孫權所圍於匡奇登令矯求救於太祖矯說太祖曰鄙郡雖小形便之國也若蒙救援使爲外藩則吳人剽謀徐方永安武聲遠震仁愛滂流未從之國望風景附崇德養威此王業也太子奇矯欲留之矯辭曰本國倒縣本奔走告急縱無申胥之效敢忘弘演之義乎劉向新序曰齊桓公求婚於衛衛不與而嫁於許衛爲狄所伐桓公不救遂滅國滅

君死懿公屍為狄人所食惟有所在懿公有臣曰懿公
 通使反致命於肝曰君為其內臣為其外乃刺腹內腑
 而死齊桓公曰衛有臣若此而尚滅人無有亡無日矣乃救衛定其君太祖乃遣赴救吳
 軍既退登多設間伏勒兵追奔大破之太祖辟矯為司
 空掾屬除相令征南長史彭城樂陵太守魏郡西部都
 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曰此孝子也表
 赦之遷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矯以為周有
 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之
 惠可謂謬矣悉自覽罪狀一時論決大軍東征入為丞
 相長史軍還復為魏郡轉西曹屬從征漢中還為尚書行
 前未到鄴太祖崩洛陽羣臣拘常以為太子即位當須

詔命矯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
 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
 官備禮一日皆辦明日以王后令策太子即位大赦蕩
 然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略過人信一時之俊傑也
 帝既踐阼轉署吏部封高陵亭侯遷尚書令明帝即位
 進爵東鄉侯邑六百戶車駕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
 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
 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
 還帝慙回車而反其亮直如此世語曰劉曄以先進見
問長子本本不知所出次子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太且
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帝見矯矯又問二子

騫曰陛下意解故見大人也既入蓋曰帝曰劉曄稱君
朕有以迹君朕心故已了以金五銖授之騫辭帝曰豈
以為小惠君已知朕心顧君妻子未知故也帝憂社稷
問騫司馬公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騫曰朝廷之望社
稷未加侍中光祿大夫遷司徒景初元年薨諡曰貞侯

魏氏春秋曰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徐宣
每非之庭議其闕太祖惜矯才量欲擁全之乃下令曰
喪亂已來風教彫薄謗議之言難用褒貶自建安五
年已前一切勿論其以論前誹議者以其罪罪之

本嗣歷位郡守九卿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下自

盡有統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優

於司馬岐等精練文理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

軍事薨子粲嗣本弟騫減熙中為車騎將軍

案晉書曰騫字休淵初矯為郡功曹使過泰山泰山太守

東郡薛悌異之結為親友戲謂矯曰以郡吏而交二千

石鄰國君屈從陪臣游不亦可乎悌後為魏郡及尚書

令皆承代矯云世語曰悌字孝威年二十二以兗州從

東平王國為左右長史後至中
領軍並悉忠貞練事為世吏表

徐宣字寶堅廣陵海西人也避亂江東又辭孫策之命

還本郡與陳矯並為綱紀二人齊名而私好不協然俱

見器於太守陳登與登並心於太祖海西淮浦二縣民

作亂都尉衛彌令梁習夜奔宣家密送免之太祖遣督

軍扈質來討賊以兵少不進宣潛見責之示以形勢質

乃進破賊太祖辟為司空掾屬除東緡發于令遷齊郡

太守入為門下督從到壽春會馬超作亂大軍西征太祖見官屬曰今當遠征而此方未定以為後憂宜得清公大德以鎮統之乃以宣為左護軍留統諸軍還為丞相東曹掾出為魏郡太守太祖崩洛陽羣臣入殿中發哀或言易諸城守用譙沛人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譙沛而沮宿衛者心文帝聞曰所謂社稷之臣也帝既踐阼為御史中丞賜爵關內侯徙城門校尉旬月遷司隸校尉轉散騎常侍從至廣陵六軍乘舟風浪暴起帝船回倒宣病在後陵波而前羣寮莫先至者帝壯之遷尚書明帝即位封津陽亭侯邑二百戶

中領軍桓範薦宣曰臣聞帝王用人度世授才爭奪之時以策略為先分定之後以忠義為首故晉文行舅犯

之計而賞雍季之言

呂氏春秋曰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

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得獸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

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為賞雍季在上下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

而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代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代之利乎

高祖用陳平之智而託後於周勃也竊見尚書徐宣體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世俗確然難動有社稷之節歷位州郡所在稱職今僕射缺宣行掌

後事腹心任重莫宜宣者帝遂以宣為左僕射後加侍
中光祿大夫車駕幸許昌總統留事帝還主者奏呈文
書詔曰吾省與僕射何異竟不視尚方令坐猥見考竟
宣上疏陳威刑大過又諫作宮殿窮盡民力帝皆手詔
嘉納宣曰七十有縣車之禮今已六十八可以去矣乃
固辭疾遜位帝終不許青龍四年薨遺令布衣疏巾歛
以時服詔曰宣體履至實直內方外歷在三朝公亮正
色有託孤寄命之節可謂柱石臣也常欲倚以台輔未
及登之惜乎大命不永其追贈車騎將軍葬如公禮諡
曰貞侯子欽嗣

衛臻字公振陳留襄邑人也父茲有大節不應三公之
辟太祖之初至陳留茲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太祖亦
異之數詣茲議大事從討董卓戰于熒陽而卒太祖每
涉郡境輒遣使祠焉先賢行狀曰茲字子許不為激說
畧宏遠為車騎將軍何苗所辟司徒楊彪再加旌命董卓
卓作亂漢室傾蕩太祖到陳留始與茲相見遂同盟謀
興武事茲答曰亂生久矣非兵無以整之且言兵之與
者自今始矣深見廢興首讚洪謀合兵三千人從太祖
入熒陽力戰終日失利身歿
郭林宗傳曰茲弱冠與
同郡園文生俱稱盛德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
隨價讐直文生訾訶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
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
茲以烈
節垂名
夏侯惇為陳留太守舉臻計吏命婦出宴臻以
為末世之俗非禮之正惇怒執臻既而赦之後為漢黃

門侍郎東郡朱越謀反引臻太祖令曰孤與卿君同共
舉事加欽令問始聞越言固自不信及得荷令君書具
亮忠誠會奉詔命聘貴人于魏因表留臻參丞相軍事
追錄臻父舊勳賜爵關內侯轉爲戶曹掾文帝卽王位
爲散騎常侍及踐阼封安國亭侯時羣臣並頌魏德多
抑損前朝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數目臻曰天
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遷尚書轉侍中吏部尚書帝幸
廣陵行中領軍從征東大將軍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
已在濡須口臻曰權恃長江未敢亢衡此必畏怖僞辭
耳考核降者果守將詐所作也明帝卽位進封康鄉侯
後轉爲右僕射典選舉如前加侍中中護軍蔣濟遺臻
書曰漢祖遇亡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爲太師布衣厮
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荅曰古人遺智慧
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
地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闕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
起矣諸葛亮寇天水臻奏宜遣奇兵入散關絕其糧道
乃以臻爲征蜀將軍假節督諸軍事到長安亮退還復
職加光祿大夫是時帝方隆意於殿舍臻數切諫及殿
中監擅收蘭臺令史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
心卿推之何臻上疏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

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懼
羣司將遂越職以至陵遲矣亮又出斜谷征南上朱然
等軍已過荆城臻曰然吳之驍將必下從權且爲勢以
綴征南耳權果召然入居巢進攻合肥帝欲自東征臻
曰權外示應亮內實觀望且合肥城固不足爲慮車駕
可無親征以省六軍之費帝到尋陽而權竟退幽州刺
史母丘儉上疏曰陛下卽位已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
未可卒平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臻曰儉所
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頻歲稱兵寇亂邊境
而猶案甲養士未果尋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且
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內脩戰射而儉欲以
偏軍長驅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儉行軍途不利臻遷爲
司空徙司徒正始中進爵長垣侯邑千戶封一子列侯
初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方奇貴臨菑侯丁儀等爲之羽
翼勸臻自結臻以大義拒之及文帝卽位東海王霖有
寵帝問臻平原侯何如臻稱明德美而終不言曹爽輔
政使夏侯玄宣指欲引臻入守尚書令及爲弟求婚皆
不許固乞遜位詔曰昔干木偃息義壓彊秦留侯願神
不忘楚事讜言嘉謀望不吝焉賜宅一區位特進秩如
三司薨追贈太尉諡曰敬侯子烈嗣咸熙中爲光祿勳

魏志卷三十一 傳 九
臣松之案書事及傳咸集烈終於光祿勳烈二弟京楷
皆二千石楷子權字伯與晉大司馬汝南王亮輔政以
權為尚書郎傳咸與亮牋曰衛伯與貴妃兄子誠有才
章應作臺郎然未得東宮官屬東宮官屬前患易駭親
理塞路今有伯與復越某作郎一夫吠形羣犬吠聲懼
於羣吠遂至回聽權作左思吳都賦敘及注敘知有文
辭至於為注了無所發明直
為塵穢紙墨不合傳寫也

盧毓字子家涿郡涿人也父植有名於世續漢書曰植字子幹少事

馬融與鄧玄同門相友植剛毅有大節常謂然有濟世
之志不苟合取容不應州郡命召建寧中徵博士出補
九江太守以病去官作尚書章句禮記解詁稍遷侍中
尚書張角起以植為北中郎將征角失利抵罪頃之復
以為尚書張讓劫少帝奔小平津植手劔責數讓等讓
等皆放兵垂泣謝罪遂自殺董卓議欲廢帝眾莫敢對
植獨正言諱在卓傳植以老病去位隱居上谷軍都山
初平三年卒太祖比征柳城過涿郡令告太守曰故北
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乃國之楨
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間鄭喪子產而仲尼隕涕

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有異於人故
遣丞掾修墳墓并致薄醪以彰厥德植有四子毓最小
毓十歲而孤遇本州亂二兄死難當袁紹公孫瓚交兵
幽冀饑荒養寡嫂孤兄子以學行見稱文帝為五官將
召毓署門下賊曹崔琰舉為冀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
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
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駁之曰夫女子之情以
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
亦既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
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
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卷之後罪何所加

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爲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爲可殺之爲重大祖曰毓執之是也又引經典有意使孤歎息由是爲丞相法曹議令史轉西曹議令史魏國既建爲吏部郎文帝踐阼徙黃門侍郎出爲濟陰相梁譙二郡太守帝以譙舊鄉故大徙民充之以爲屯田而譙土地瘠瘠百姓窮困毓愍之上表徙民於梁國就沃衍失帝意雖聽毓所表心猶恨之遂左遷毓使將徙民爲睢陽典農校尉毓心在利民躬自臨視擇居美田百姓賴之遷安平廣平太守所在有惠化清

龍二年入爲侍中先是散騎常侍劉劭受詔定律未就毓上論古今科律之意以爲法宜一正不宜有兩端使姦吏得容情及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帝不悅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爲狂直陛下宜容之在職三年多所駁爭詔曰官人秩才聖帝所難必須良佐進可替否侍中毓稟性貞固心平體正可謂明試有功不懈于位者也其以毓爲吏部尚書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鄭冲帝曰文和吾自知之是是乎斤云問者乃舉臣武孫也帝

於是用邕前此諸葛誕鄧颺等馳名譽有四窓八達之
謂帝疾之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
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
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
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
常爲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
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僞渾雜虛實相
蒙帝納其言卽詔行考課法會司徒缺毓舉處士管寧
帝不能用更問其入毓對曰敦篤至行則太中大夫韓
暨亮直清方則司祿校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

帝乃用暨毓於人及選舉先舉性行而後言才黃門李
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爲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
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爲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
服其言齊王卽位賜爵關內侯時曹爽秉權將樹其黨
徒毓僕射以待中何晏代毓頃之出毓爲廷尉司隸畢
軌又枉奏免官衆論多訟之乃以毓爲光祿勳爽等見
收太傅司馬宣王使毓行司隸校尉治其獄復爲吏部
尚書加奉車都尉封高樂亭侯轉爲僕射故典選舉加
光祿大夫高貴鄉公卽位進封大梁鄉侯封一子高亭
侯母丘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景王出征毓綱紀後事加

侍中正元三年疾病遜位遷為司空固推驃騎將軍王
昶光祿大夫王觀司隸校尉王祥詔使使者即授印綬
進爵封容城侯邑二千三百戶甘露二年薨諡曰成侯

孫藩嗣毓子欽瑛咸熙中欽為尚書瑛泰山太守世語曰欽

字子若瑛字子笏欽泰始中為尚書僕射領選咸寧四

年卒追贈衛將軍開府 虞預晉書曰欽少名位不顧

財利清虛淡薄勤修禮典同郡張華家單少孤不為鄉

邑所知惟欽貴異焉欽子浮字子雲 晉諸公贊曰張

華博識多聞無物不知浮高朗經博有美於華起家太

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朝廷器重之就家以為國子博

士遷祭酒永平中為祕書監瑛及子皓志並至尚書志

子謙字子諒温嶠表稱謙清節有文思 謙別傳曰謙

善著文章洛陽傾覆北投劉琨琨以為司空從事中郎

琨敗謙歸民末波元帝之初累召為散騎中書侍郎不

得南赴永和六年卒於胡胡中子

孫過江妖賊帥盧循謙之曾孫

評曰桓階識觀成敗才周當世陳羣動仗名義有清流

雅望泰弘濟簡至允克堂構矣魏世事統臺閣重內輕

外故八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也陳徐衛盧久居斯位

矯宣剛斷骨鯁臻毓規鑿清理咸不忝厥職云

魏志卷二十一終

魏志卷二十三

晉陳壽撰

和洽

常林

楊俊

杜襲

趙儼

裴潛

子秀

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舉孝廉大將軍辟皆不就
袁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洽獨以冀州土平兵
疆英桀所利四戰之地本初乘資雖能疆大然雄家四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魏志卷二十三

起全未可必也荆州劉表無他遠志愛人樂士土地險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遂與親舊俱南從表表以上賓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辟爭地也昏世之主不可親近久而陷危臣松之案漢書文紀曰陷於死亡食貨志曰陷危若是汪曰陷音鹽如屋簷近邊易墮之意也一必有讒慝間其中者遂南度武陵太祖奪荆州辟為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共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少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裘弊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守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孫盛曰昔先王御世觀民設教雖質文因時損益代

用至於車服禮秩貴賤等差其歸一矣魏承漢亂風俗侈泰誠宜仰思古制訓以約簡使奢不陵肆儉足中禮進無蟬螭之刺退免採莫之譏如此則治道隆而須聲作矣夫矯枉過正則巧為滋生以克訓下則民志險隘非聖王所以陶冶民物開邪存誠之道和洽之言於是允矣魏國既建為侍中後有白毛玠謗毀太祖太祖見近臣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案實其事罷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為崔琰歛望此損君臣恩義妄為死友怨歎殆

不可忍也昔蕭曹與高祖並起微賤立功立勳高祖每
在屈笱二相恭順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後世也和什中
比求實之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洽對曰如言事有言
玠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
也以玠出羣吏之中特見拔擢顯在首職歷年荷寵剛
直忠公爲衆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
驗其實今聖恩垂舍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更使出直
之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
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上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
此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譏主聽二者不加檢覈臣竊不

安太祖曰方有軍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邪狐射姑刺
陽處父於朝此爲君之誠也太祖克張魯洽陳便宜以
時拔軍徙民可省置守之費太祖未納其後竟徙民棄
漢中出爲郎中令文帝踐阼爲光祿勳封安城亭侯明
帝卽位進封西陵鄉侯邑二百戶太和中散騎常侍高
堂隆奏時風不至而有休廢之氣必有司不勤職事以
失天常也詔書謙虛引咎博諮異同洽以爲民稀耕少
浮食者多國以民爲本民以穀爲命故費一時之農則
失育命之本是以先王務蠲煩費以專耕農自春夏以
來民窮於役農業有廢百姓蹙然時風不至未必不用

此也消復之術莫大於節儉太祖建立洪業奉師徒之費供軍賞之用吏士豐於資食倉府行於穀帛由不飾無用之宮絕浮華之費方今之要固在息省勞煩之役損除他餘之務以為軍戎之儲三邊守禦宜在備豫料賊虛實蓄士養眾筭廟勝之策明攻取之謀詳詢眾庶以求厥中若謀不素定輕弱小敵軍人數舉舉而無庸所謂悅武無震古人之誠也轉為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薨諡曰簡侯子禽嗣

禽音禽弟適才爽開濟官至廷尉吏部尚書

長輿適之子也少知名以雅重稱常慕其身夏侯玄之為人厚自封植嶷然不羣於黃門郎遷中書令

應懷太子初立以矯為少保加散騎常侍家產豐官秩於三公而性至儉吝各橋司弟郁素無名矯輕侮之以此為損卒於官贈光祿大夫洽同郡許混者許劭子也

清醇有鑒識明帝時為尚書

劭字子將汝南先賢傳自劭年十八時乃歎息曰此則希世出眾之偉人也劭始發明樊子昭於鸞幘之肆出虞承賢於牧豎召李叔才鄉閭之間濯郭子瑜牽馬之吏援楊孝祖舉和陽士茲六賢者皆當世之令懿也其餘中流之士或舉之於滯或顯之于童齒莫不賴劭顧歎之榮凡所拔育顯成令德者不可殫記其探擿偽行抑損虛名則周之車襄無以尚也劭宗人許楨沉沒榮利致位司徒舉宗莫不詞匍相門承風而驅官以賄成惟劭不過其門廣後徐孟本來臨汝南聞邵高名請為功曹養養放流眾士登朝袁紹公族好名為濮陽長葉官來還有副車從騎將人郡界紹乃歎曰吾之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乎遂單車而歸辟公府掾拜鄆陵令方正徵曾不就避能正南所歷之國必勦而後集終于豫章時年四十六有子曰混顯名魏世

常林字伯槐河內溫人也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
先在否汝何不拜林曰雖當下客臨子字父何拜之有

於是咸共嘉之

魏略曰林少事貧雖貧自弄手力不取
之於人性好學漢末為諸生帶經耕鉏
太守王匡起兵討董卓遣諸生

於屬縣徵伺吏民罪負便收之考責錢穀贖罪稽遲則

夷滅宗族以崇威嚴林叔父繩客為諸生所白匡怒收

治舉宗惶怖不知所責多少懼繫者不救林往見匡同

縣胡母彪曰王府君以文武高才臨吾鄙郡鄙郡表裏

山河土廣民殷又多賢能惟所擇用今主上幼冲賊臣

虎據華夏震慄雄才奮用之秋也若欲誅天下之賊扶

王室之微智者望風應之若響克亂在和何征不捷材

無恩德任失其人覆亡將至何暇匡冀朝廷崇立功名

乎君其藏之因說叔父見拘之意彪即書責匡匡原林

叔父林乃避地上黨耕種山阿當時是蝗林獨豐收盡

呼比鄰升斗分之依故河間太守陳延壁陳馮二姓舊

族冠冕張揚利其婦女貪其資貨林率其宗族為之策

謀見圍六十餘日卒全壁壁并州刺史高幹表為騎都

尉林辭不受後刺史梁習薦州界名士林及楊俊王凌

王象荀緯太祖皆以為縣長林宰南和治化有成超遷

博陵太守幽州刺史所在有績文帝為五官將林為功

曹太祖西征田銀蘇伯反幽冀扇動文帝欲親自討之
林曰昔忝博陵又在幽州賊之形勢可料度也北方吏
民樂安厭亂服化已又守善者多銀伯大羊相聚智小
謀大不能為害方今大軍在遠外有疆敵將軍為天下
之鎮也輕動遠舉雖克不武文帝從之遣將往伐應時
克滅出為平原太守魏郡東部都尉入為丞相東曹屬
魏國既建拜尚書文帝踐阼遷少府封樂陽亭侯魏略曰林性既清白當官又嚴少府寺與鴻臚對門時崔林為鴻臚崔性關達不與林同數數聞林過吏等不以為可林夜趨吏不勝痛呼呼敖敖徹曙明日崔出門與林車相遇乃喟林曰爾卿為廷尉爾邪林不覺荅曰不也崔曰卿不為廷尉昨夜何故考轉大司農明帝即位進封高四平林大慙然不能自止

陽鄉侯徙光祿勳太常晉宣王以林鄉邑耆德每為之
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
敦長幼之敘為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
制也言者蹶蹶而退魏略曰初林少與司馬京兆善太貴矣止也及司徒缺太傅有意欲以林補之案魏略此傳與本傳反臣松之以為林之為人不畏權貴者也論其然否謂本傳為是時論以林節操清峻欲致之公輔而林遂稱
疾篤拜光祿大夫年八十三薨追贈驃騎將軍葬如公
禮諡曰貞侯子昔嗣為太山太守坐法誅昔弟靜紹封
案晉書諸葛誕反大將軍東征昔坐稱疾為司馬文王所法魏略以林及昔茂林並時苗四人為清介傳昔茂字叔暢馮翊池陽人也世為著姓好書不取惡衣惡食而取一物之不知建安初關中始平茂與扶風蘇則等

入武功南山隱處精思數歲州舉茂才除臨汾令居嘗
 清講吏民不忍欺轉為武德侯庶子二十二年坐其宗
 人吉本等起事被收先是科禁內學及兵書而茂皆有
 匿不送官及其被收不知當坐本等顧謂其左右曰我
 坐書也會鍾相國證茂本服第已絕故得不坐後以茂
 為武陵太守不之官轉鄧州以國省拜議郎景初中病
 亡自茂脩行從少至長冬則被裘夏則短褐行則步涉
 食則茨藿臣役妻子室如懸磬其或饋遺一不肯受雖
 不以此此高入亦心疾不義而貴且富者先時國家始制
 九品各使諸郡選置中正左敘自公卿以下至于郎吏
 功德材行所任茂同郡護羌校尉王琰前數為郡守不
 名為清白而琰子嘉仕歷諸縣亦復為通人嘉時還為
 散騎郎馬翊郡移嘉為中正嘉敘茂雖在上第而狀甚
 下云德優能少茂愠曰漏乎我効汝父子冠幘劫人邪
 初茂同產兄黃以十二年中從公府掾為長陵令是時
 科禁喪為司隸鍾繇所收遂伏法茂時為白衣始有清
 譽於三輔以為兄坐追義而死怨怒不肯哭至歲終繇
 舉茂議者以為茂必不就及舉既到而茂就之故時人
 或以茂為畏繇或以茂為髦士也 冰並字德信河間

人也少孤苦袁紹父子時始為名吏有志介嘗過姊姊
 為殺雞炊黍而留也然為人公果不畏疆禦丞相
 召署軍謀掾黃初中為成臯令校事劉肇出過縣遣人
 呼縣吏求索橐穀是時蝗旱官無有見未辨之問肇人
 從入並之閣下叫呼罵吏並怒因躡履提刀而出多從
 吏卒欲收肇肇覺知驅走具以狀聞有詔肇為牧司瓜
 牙吏而並欲收縛無所忌憚自恃清名邪遂收殺之
 肇斃決減死刑竟復吏由是放散十餘年至正始中為
 三府長史時吳使朱然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於峴
 山東斫材梓柯人兵作食有先孰者呼後孰者言共食
 宋後孰者荅言不也呼者曰汝欲作沫德信邪其名流
 布播於異域如此雖自華夏不知者以為前世人也為
 長史八年晚出為濟陰太守召還拜議郎年六十餘自
 慮身無常豫作終制戒其子以儉葬曰告雲儀等夫禮
 者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者則為君子
 不務者終為小人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是以富
 貴者有驕奢之過而貧賤者譏於固陋於是養生送死
 苟竊非禮由斯觀之陽虎璜璠甚於暴骨桓魋石椁不
 如速朽此言儒學撥亂反正鳴鼓矯俗之大義也未是
 夫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天

地爲一區萬物爲芻狗該覽玄通求形景之宗同禍福
 之素一死生之命吾有慕於道矣夫道之爲物惟恍惟
 忽壽爲歎魄天爲鳧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悅陰陽
 甘夢太極奚以棺槨爲牢衣裳爲纏屍繫地下長幽怪
 枯豈不哀哉昔莊周闊達無所適莫又楊王孫裸體貴
 不父容耳至夫末世緣生怨死之徒乃有含珠鱗押王
 牀象祗殺人以徇瘡穴之內錮以紆絮藉以蜃炭垂載
 僵燥託類神仙於是大教陵遲競於厚葬謂莊子爲放
 蕩以王孫爲戮屍豈復識古有衣薪之鬼而野有狐狸
 之齒乎哉吾以材質滓濁汗於清流昔忝國恩歷試宰
 守所在無效代匠傷指狼跋首尾無以雪耻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今年過耳順奄忽無常苟得獲沒節以吾身
 襲於王孫矣上冀以贖市朝之通罪下以親道化之靈
 祖顧爾幼昏未知臧否若將逐俗抑廢吾志私稱從令
 未必爲孝而犯魏顆聽治之賢爾爲棄父之命誰或矜
 之使死而有知吾將屍視至嘉平中病甚臨困又勅豫
 掘塹戒氣絕令二人舉屍卽塹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
 迭禁弔祭之賓無設搏治粟米之奠又戒後亡者不得
 入藏不得封樹妻子皆遵之 時苗字德胃鉅鹿人也
 少清白爲人疾惡建安中入丞相府出爲壽春令令行

風靡揚州治在其縣時將濟爲治中苗以初至往謁濟
 濟系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苗恚恨還刻木爲人署
 曰酒徒將濟置之牆下旦夕射之州郡雖知其所爲不
 格然以其履行過人無若之何又其始之官乘薄輦歸
 車黃犂牛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其去留其犢
 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有也羣吏
 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皆以爲激然由
 此名聞天下還爲太官令領其郡中正定丸品於敘人
 才不能寬然紀人之短雖在父遠銜之不置如所忿蔣
 濟者仕進至太尉濟不以苗前毀已爲嫌苗亦不以濟
 費更屈意爲令數歲不肅而治遷典農
 中郎將年七十餘以正如中病亡也

揚俊字季才河內獲嘉人也受學陳留邊讓讓器異之
 俊以兵亂方起而河內處四達之衢必爲戰場乃扶持
 老弱詣京密山間同行者百餘家俊振濟貧乏通共有
 無宗族知故爲人所略作奴僕者凡六家俊皆傾財贖

魏志卷之三十三 傳 八
之司馬宣王年十六七與俊相遇俊曰此非常之人也
又司馬朗早有聲名其族兄芝衆未之知惟俊言曰芝
雖風望不及朗實理但有優耳俊轉避地并州本郡王
象少孤特爲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
被箠楚俊嘉其才質卽贖象著家娉娶立屋然後與別
太祖除俊曲梁長入爲丞相掾屬舉茂才安陵令遷南
陽太守宣德教立學校吏民稱之徙爲征南軍師魏國
旣建遷中尉太祖征漢中魏諷反於鄴俊自劾詣行在
所俊以身方罪免牋辭太子太子不說曰楊中尉便去
何太高遠邪遂被書左遷平原太守文帝踐阼復在南

陽時王象爲散騎常侍薦俊曰伏見南陽太守楊俊秉
純粹之茂質履忠肅之弘量體仁足以育物篤實足以
動衆克長後進惠訓不倦外寬內直仁而有斷自初彈
寇所歷垂化再守南陽恩德流著殊鄰異黨襁負而至
今境守清靜無所展其智能宜還本朝宣力輦轂熙帝
之載俊自少及長以人倫自任同郡審固陳留衛恂本
皆出自兵伍俊資拔獎致咸作佳士後固歷位郡守恂
御史縣令其明鑒行義多此類也初臨菑侯與俊善太
祖適嗣未定密訪羣司俊雖並論文帝臨菑才分所長
不適有所據當然稱臨菑猶美文帝常以恨之黃初二

年車駕至宛以市不豐樂發怒收俊尚書僕射司馬宣

王常侍王象荀緯請俊叩頭流血帝不許俊曰吾知罪

矣遂自殺衆寃痛之世語曰俊二孫覽字公質汝陰太

也覽子沈字宣弘散騎常侍魏略曰王象字義伯既

為俊所知拔果有才志建安中與同郡荀緯等俱為魏

太子所禮待及王粲陳琳阮瑀路粹等亡後新出之中

惟象才最高魏有天下拜象散騎侍郎遷為常侍封列

侯受詔撰皇覽使象領祕書監象從延康元年始撰集

數歲成藏於祕府合四十餘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

餘萬字象既性器厚又文采溫雅用是京師歸美稱

為儒宗車駕南巡未到宛有詔百官不得干豫郡縣及

車駕到而宛令不解詔旨閉市門帝聞之忿然曰吾是

寇邪乃收宛令及太守楊俊詔問尚書漢明帝殺幾

千石時象見詔文知俊必不免乃當帝前叩頭流血竟

面請俊減死一等帝不答欲釋入禁中象引帝衣帝驚

謂象曰我知楊俊與卿本末耳今聽卿是無我也卿寧

無俊邪無我邪象以帝言切乃縮手帝遂入決俊法然

後乃出象自恨不能濟俊遂發病死

杜襲字子緒潁川定陵人也曾祖父安祖父根著名前

世先賢行狀曰安年十歲名種鄉黨至十三人太學號

曰神童既名知人清高絕俗洛陽令周紆數候安安

常逃避不見時貴戚慕安高行多有與書者輒不發以

慮後患常鑿壁藏書後諸與書者果有大罪推捕所與

交通者吏至門安乃發壁出書印封如故當時皆嘉其

慮遠三府並辟公車特徵拜死令先是死有報讎者其

令不忍致理將與俱亡縣中豪彊有告其處者致捕得

安深疾惡之到官治戮肆之於市懼有司繩彈遂自免

後徵拜巴郡太守率身正下以禮化俗以病卒官時

薄斂素器不漆子自將車州郡賢之表章墳墓根舉

孝廉除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外戚橫恣安帝長太

未歸政根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鄧后怒收根等伏

誅者皆緝囊盛於殿上撲地執法者以根德重事公

語行事人使不加力誅訖車載城外根以撲德重事

遂閉目不動搖經三日乃密起逃窠為宜城山中

客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常厚敬待鄧后崩安帝

根

徵請公車拜符節令或問根往日遭難天下同類知故
 不少何至自苦歷年如此根荅曰周旋人間非絕迹之
 處避退發露禍及親知故不為也遷濟陰太守以德讓
 為政風移俗改年七十八以壽終棺不加漆
 斂以時服長吏下車常先請安根墓致祠
 州劉表待以賓禮同郡繁欽數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
 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龍蟠幽藪待時鳳翔豈謂劉牧
 當為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子若見能不已非吾
 徒也吾其與子絕矣欽慨然曰請敬受命襲遂南適長
 沙建安初太祖迎天子都許襲逃還鄉里太祖以為西
 鄂長縣濱南境寇賊縱橫時長吏皆斂民保城郭不得
 農業野荒民困倉庾空虛襲自知恩結於民乃遣老弱
 各分散就田業留丁彊備守吏民歡悅會荊州出步騎
 萬人來攻城襲乃悉召縣吏民任拒守者五十餘人與
 之要誓其親戚在外欲自營護者恣聽遣出皆叩頭願
 致死於是身執矢石率與戮力吏民感恩咸為用命臨
 陣斬數百級而襲眾死者三十餘人其餘十八人盡被
 創賊得入城襲帥傷痍吏民決圍得出死喪略盡而無
 反背者遂收散民徙至摩陂營吏民慕而從之如歸
 春秋曰建安六年劉表攻西鄂西鄂長杜子緒帥縣男
 女嬰城而守時南陽功曹栢孝長亦在城中聞兵攻聲
 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例
 立而聽二日往出戶問消息至四五日乃更負楯親闢
 語于緒曰司隸鍾繇表拜議郎參軍事荀彧又薦襲太
 勇可習也

祖以爲丞相軍祭酒魏國旣建爲侍中與王粲和洽並
用彊識博聞故太祖游觀出入多得驂乘至其見敬不
及洽襲嘗獨見至于夜半粲性躁競起坐曰不知公對
杜襲道何等也洽笑荅曰天下事豈有盡邪卿晝侍可
矣悒悒於此欲兼之乎後襲領丞相長史隨太祖到漢
中討張魯太祖還拜襲駙馬都尉留督漢中軍事綏懷
開導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夏侯淵爲劉備
所沒軍喪元帥將士失色襲與張郃郭淮糾攝諸軍事
權宜以郃爲督以一衆心三軍遂定太祖東還當選留
府長史鎮守長安主者所選皆不當太祖令曰釋騏驎
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遂以襲爲留府長史駐關中時
將軍許攸擁部曲不附太祖而有慢言太祖大怒先欲
伐之羣臣多諫可招懷攸共討彊敵太祖橫刀於膝作
色不聽襲入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以定卿勿復言
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邪
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之何待下之不聞乎太
祖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乎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
邪太祖曰凡人也襲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
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
下避彊攻弱進不爲勇退不爲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爲

魏紀卷之三十三
十一
鬯鼠發機萬石之鍾不以筵撞起音今區區之許彼何
足以勞神武哉太祖曰善遂厚撫攸攸卽歸服時夏侯
尚暱於太子情好至密襲謂尚非益友不足殊待以聞
太祖文帝初甚不悅後乃追思語在尚傳其柔而不犯
皆此類也文帝卽王位賜爵關內侯及踐阼爲督軍糧
御史封武平亭侯更爲督軍糧執法入爲尚書明帝卽
位進封平陽鄉侯諸葛亮出秦川大將軍曹真督諸軍
拒亮徙襲爲大將軍軍師分邑百戶賜兄基爵關內侯
真薨司馬宣王代之襲復爲軍師增邑二百戶差前五百
五十戶以疾徵還拜大中大夫薨追贈少府諡曰定侯

子會嗣

趙儼字伯然潁川陽翟人也避亂荊州與杜襲繁欽通
財同計合爲一家太祖始迎獻帝都許儼謂欽曰曹鎮
東應期命世必能匡濟華夏吾知歸矣建安二年二
十七遂扶持老弱詣太祖太祖以儼爲朗陵長縣多豪
猾無所畏忌儼取其尤甚者收縛案驗皆得死罪儼旣
囚之乃奏府解放自是威恩並著時袁紹舉兵南侵遣
使招誘豫州諸郡諸郡多受其命惟陽安郡不動而都
尉李通急錄戶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諸郡並叛
懷附者復收其綿絹小人樂亂能無遺恨且遠近多虞

不可不詳也通曰紹與大將軍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肯
叛乃爾若縣緡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顧望有所須待
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為君釋
此患乃書與荀彧曰今陽安郡當送縣緡道路艱阻必
致寇害百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
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貳微善必賞則為義
者勸善為國者藏之於民以為國家宜垂慰撫所斂縣
緡皆俾還之彧報曰輒白曹公公文下郡縣緡悉以還
民上下歡喜郡內遂安入為司空掾屬主簿魏略曰太
紹時遠近無不私通此記通意於紹者儼與領陽安太
守李通同治通亦欲遣使儼為陳紹必敗意通乃止及

紹破走太祖使人搜閱經記室惟不見通書陰知儼
心為之計乃曰此必趙伯然也臣松之案魏武紀破
紹後得許下軍中人書皆焚之若故使人搜閱時于禁
知其有無則非所以安人情也疑此語為不然時于禁
屯潁陰樂進屯陽翟張遼屯長社諸將任氣多共不協
使儼并參三軍每事訓喻遂相親睦太祖征荊州以儼
領章陵太守徙都督護軍護于禁張遼張郃朱靈李典
路招馮楷七軍復為丞相主簿遷扶風太守太祖徙出
故韓遂馬超等兵五千餘人使平難將軍殷署等督領
以儼為關中護軍盡統諸軍羌虜數來寇害儼率署等
追到新平大破之屯田客呂並自稱將軍聚黨據陳倉
儼復率署等攻之賊即破滅時被書差千二百兵往助

漢中守署督送之行者卒與室家別皆有憂色署發後
一日儼慮其有變乃自追至斜谷口人人懋勞又深戒
署還宿雍州刺史張旣舍署軍復前四十里兵果叛亂
未知署吉凶而儼自隨步騎百五十人皆與叛者同部
曲或婚姻得此問各驚被甲持兵不復自安儼欲還旣
等以爲今本營黨已擾亂一身赴之無益可須定問儼
曰雖疑本營與叛者同謀要當聞行者變乃發之又有
欲善不能自定宜及猶豫促撫寧之且爲之元帥旣不
能安輯身受禍難命也遂去行三十里止放馬息盡呼
所從人喻以成敗慰勵懇切皆慷慨曰死生當隨護軍
不敢有二前到諸營各召料簡諸姦結叛者八百餘人
散在原野惟取其造謀魁率治之餘一不問郡縣所收
送皆放遣乃卽相率還降儼密白宣遣將詣大營請舊
兵鎮守關中太祖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當須到乃發
遣而事露諸營大駭不可安喻儼謂諸將曰舊兵旣少
策兵未到是以諸營圖爲邪謀若或成變爲難不測因
其狐疑當令早決遂宣言當差留新兵之溫厚者千人
鎮守關中其餘悉遣東便見主者內諸營兵名籍案累
重立差別之留者意定與儼同心其當去者亦不敢動
儼一日盡遣上道因使所留千人分布羅落之東兵尋

至乃復脅喻并徙千人令相及共東凡所全致二萬餘

口孫盛曰盛聞為國以禮民非信不立周成不棄桐葉

之功儼既詐留千人使效心力始雖權也宜以關羽圍

征南將軍曹仁於樊儼以議郎參仁軍事南行遷平寇

將軍徐晃俱前既到羽圍仁遂堅餘救兵未到晃所督

不足解圍而諸將呵責晃促救儼謂諸將曰今賊圍素

固水潦猶盛我徒卒單少而仁隔絕不得同力此舉適

所以弊內外耳當今不若前軍偪圍遣謀通仁使知外

救以勵將士計北軍不過十日尚足堅守然後表裏俱

發破賊必矣如有緩救之戮余為諸軍當之諸將皆喜

便作地道箭飛書與仁消息數通北軍亦至并勢大戰

羽軍既退舟船猶據沔水襄陽隔絕不通而孫權襲取

羽輜重羽聞之即走南還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

懼必可追禽也儼曰權邀羽連兵之難欲掩制其後顧

羽還救恐我承其兩疲故順辭求效乘釁因變以觀利

鈍耳今羽已孤逆更宜存之以為權害若深入追北權

則改虞於彼將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為深慮仁乃解

嚴太祖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勅仁如儼所策文帝

即王位為侍中頃之拜駙馬都尉領河東太守典農中

郎將黃初三年賜爵關內侯孫權寇邊征東大將軍曹

仁統五州軍禦之徵儼爲軍師權衆退軍還封宜土亭
侯轉爲度支中郎將遷尚書從征吳到廣陵復留爲征
東軍師明帝卽位進封都鄉侯邑六百戶監荊州諸軍
事假節會疾不行復爲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轉大司
農軍師入爲大司農齊王卽位以儼監雍涼諸軍事假
節轉征蜀將軍又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正始四年老
疾求還徵爲驃騎將軍魏略曰舊故四征有官厨財籍
遷轉之際無不因緣而嚴义手
上車發到廟上忘持其常所服藥雍州聞之乃追送雜
藥材數箱儼笑曰人言語殊不易我偶問所服藥耳何
用是爲邪遂不取遷司空儼諡曰穆侯子亭嗣初儼與同郡辛
毗陳羣杜襲並知名號曰辛陳杜趙云

裴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也

魏略曰潛世爲著姓父茂
仕靈帝持歷縣令郡守尚

書建安初以奉使率導關中諸將討李傕有
功封列侯潛少不脩細行由此爲父所不禮避亂荊州

劉表待以賓禮潛私謂所親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
王之才乃欲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適長沙太祖
定荊州以潛參丞相軍事出歷三縣令入爲倉曹屬太
祖問潛曰卿前與劉備俱在荊州卿以備才略何如潛
曰使居中國能亂人而不能爲治也若乘間守險足以
爲一方主時代郡大亂以潛爲代郡太守烏丸王及其
大人凡三人各自稱單于專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正
太祖欲授潛精兵以鎮討之潛辭曰代郡戶口殷衆士

馬控弦動有萬數單于自知放橫日久內不自安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謀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單車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之以辭單于以下脫帽稽顙悉還前後所略婦女器械財物潛案誅郡中大吏與單于爲表裏者郝溫郭端等十餘人北邊大震百姓歸心在代三年還爲丞相理曹掾太祖褒稱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爲峻今計者必以潛爲理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訟爭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於是太祖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反聞至

乃遣鄆陵侯彰爲驍騎將軍征之潛出爲沛國相遷兗州刺史太祖次摩陂歎其軍陳齊整特加賞賜文帝踐祚入爲散騎常侍出爲魏郡潁川典農中郎將奏通貢舉比之郡國由是農官進仕路泰遷荊州刺史賜爵關內侯明帝卽位入爲尚書出爲河南尹轉太尉軍師大司農封清陽亭侯邑二百戶人爲尚書令奏正分職料簡名實出事使斷官府者百五十餘條喪父去官拜光祿大夫正始五年薨追贈太常諡曰貞侯

魏略曰時遠近皆云當爲

公會病亡始潛自感所生微賤無舅氏又爲父所不禮卽折節仕進雖多所更歷清省恪然每之官不將妻子及其去也留以掛柱又以父在京師出入薄奩車羣弟

之田廬常步行家人小大或并日而食其家教上下相
奉事有似於石奮其履檢校度自魏興少能及者潛為
人材博有雅愛容然但如此而已終子秀嗣遺令儉葬
無所推進故世歸其潔而不宗其餘

墓中惟置一坐瓦器數枚其餘一無所設秀咸熙中為

尚書僕射文章敘錄曰秀字季彥弘通博濟八歲能屬

兄弟年二十五遷黃門侍郎爽誅以故吏免遷衛國相

累遷散騎常侍尚書僕射令光祿大夫咸熙中晉文王

始建五等命秀典為制度封廣川侯晉室受禪遷左光

祿大夫封鉅鹿公遷司空著易及樂論又畫地域圖

八秦始七年薨諡元公配食宗廟少子頽字逸民襲封

尚書左僕射趙王倫以其望重畏而惡之知其不與賈

氏同心猶被任害臣松之案陸機惠帝起居注稱頽

雅有遠量當初名士也又曰民之望也頽理具淵博瞻

瞻論難著崇有貴無二論以矯虛誕之弊文辭精富為

世名論子嵩字道文荀綽稱嵩有父祖風為中書郎身

卒頽從父弟邈字景聲有雋才為太傅司馬越從事中

郎假節監中外營諸軍事潛少弟徽字文季冀州刺史

有高才遠度善言玄妙事見荀粲傳嘔王弼管輅諸傳

徽長子黎字伯宗一名演遊擊將軍次康字仲豫太子

左衛率次楷字叔則侍中中書令光祿大夫開府次綽

字季舒黃門侍郎早卒追贈長水校尉康楷綽皆為名

士而楷才望最重晉諸公贊曰康有弘量綽以明達

為稱楷少與瑯邪王戎俱為掾發名鍾會致之大將軍

司馬文王曰裴楷清通王戎簡傲文王即辟為掾進歷

顯位謝鯤為樂廣稱楷雋朗有識具當時獨步黎子

苞秦州刺史康子純黃門侍郎次看徐州刺史次師有

器望晉元帝為安東將軍師為長史侍中王曠與司馬

越書曰裴師在此雖不治事然識量弘達此下人士夫

敬附之次廓中壘將軍楷子瓚中書郎次憲豫州刺史

世馮翊東縣舊無冠族故二人並單家其器性皆重厚
當中平末同年二十餘幹好擊劍義好辨護喪事馮翊
甲族桓甲吉郭及故侍中鄭文信等頗以其各有器實
共紀識之會三輔亂人多流宕而幹義不去與諸知故
相浮沈採樵自活逮建安初關中始開詔分馮翊西數
縣為左內史郡治高陵以東數縣為本郡治臨晉義於
縣分當西屬義謂幹曰西縣兒曹不可與爭坐席今當
共作方牀耳遂相附結皆仕東郡為右職司隸辟幹不
至歲終郡舉幹孝廉義上計掾義留京師為平陵令遷
冗從僕射遂歷顯職逮魏封十郡請義以為軍祭酒又
為魏尚書左僕射及文帝即位拜諫議大夫執金吾衛
尉卒官義子豐字宣國見夏侯玄傳幹以孝廉拜蒲阪
令病去官復舉至孝為公車司馬令為州所請詔拜議
郎還參州事會以建策捕高幹又追錄前討郭援功封
武鄉侯遷弘農太守及馬超反幹郡近超民人分散超
破為漢陽太守遷益州刺史以道不通黃初中轉為五
官中郎將明帝時遷永安太僕數歲卒始李義以直道
推誠於人故于時陳羣等與之齊好雖無他材力而終
佳進不頓躡幹從破亂之後更折節學問特善春秋公
羊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為太官而謂

公羊為賈飭家故數與幹共辯折長短繇為人機捷善
持論而幹訥口臨時屈無以應繇謂幹曰公羊高竟為
左丘明服矣幹曰直故吏為明使君服耳公羊未嘗也
謹言字京然渤海人也為人短小建安中丞相召置軍
謀掾冗散在鄴嘗於鄴出入宮於東掖門內與繇齒矣
植相遇時天新雨地有泥潦宣欲避之閱潦不得去乃
以扇自障住於道邊植嫌宣既不去又不為禮乃駐車
使其常從問宣何官宣云丞相軍謀掾也植又問曰應
得唐突列侯否宣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于諸侯之
上未聞宰士而為下士諸侯禮也植又曰即如所言為
人父吏見其子應有禮否宣又曰於禮臣子一例也而
宣年又長植知其枝柱難窮乃釋去具為太子言以為
崇黃初中為尚書郎嘗以職事當受罰於殿前已縛束
杖未行文帝輦過問此為誰左右對曰尚書郎勃海韓
宣也帝追念前臨菑侯所說乃寤曰是子建所道韓宣
邪特原之遂解其縛時天大寒宣前以當受杖遂脫務
纏禪面縛及其原禪膏不下乃趨而去帝目而送之笑
曰此家有瞻諱之士也後出為清河東郡太守明帝時
為尚書大鴻臚數歲卒宣前後當官在能否之間然善
以已恕人始南陽韓暨以宿德在宣前為大鴻臚暨為

人賢及宣在後亦稱職故鴻臚中為之語曰太鴻臚小
鴻臚前後治行曷相如案本志宣名都不見惟魏略有
此傳而世語列於名臣之流黃朗字文達沛郡人也
為人弘通有性實父為本縣卒朗感其如此抗志游學
由是為方國及其郡士大夫所禮異特與東平右姓王
惠陽為碩交惠陽親拜朗母於牀下朗始仕黃初中為
長吏遷長安令會喪母不對復為魏帝遷襄城典農中
郎將涿郡太守以明帝時疾病卒始朗為君長自以父
故常思不呼鈴下伍伯而呼其姓字至於忿怒亦終不
言朗既仕至二千石而惠陽亦歷長安令酒泉太守故
時人謂惠陽外似麤疏而內堅密能不顧朗之本末事
朗母如已母為通度也魚豢曰世稱君子之德其猶
龍乎蓋以其善變也昔長安市僧有劉仲始者一為市
吏所辱乃感激蹋其尺折之遂行學問經明行脩流名
海內後以有道徵不肯就眾人歸其高余以為前世偶
有此耳而今徐嚴復參之若皆非似龍之志也其何能
至於此哉李惟至道張工度主韓見識異黃能拔萃各
有根於石上而垂陰乎千里亦未為易也游翁慷慨展
布腹心全軀保郡見延帝王又放陸生優游宴戲亦一
賢也梁趙及裴雖張揚不足至於檢已老而益明亦難

能
許曰和洽清和幹理常林素業純固楊俊人倫行義杜
襲溫粹識統趙儼剛毅有度裴潛平恒貞幹皆一世之
美士也至林能不繫心於三司以大夫告老美矣哉

魏志卷二十三終

魏志卷二十四

晉陳壽撰

韓暨 崔林 高柔 孫禮 王觀

韓暨字公至南陽堵陽人也楚國先賢傳曰暨韓王信

南郡太守同縣豪右陳茂譖暨父兄幾致大辟暨陽不以爲

言庸貨積資陰結死士遂追呼尋禽茂以首祭父墓由

是顯名舉孝廉司空辟皆不就乃變名姓隱居避亂魯

陽山中山民合黨欲行寇掠暨散家財以供牛酒請其渠帥為陳安危山民化之終不為害避袁術命召徙居山都之山荊州牧劉表禮辟遂遁逃南居孱陵界所在見敬愛而表深恨之暨懼應命除宜城長太祖平荊州辟為丞相士曹屬後遷樂陵太守徙監冶謁者舊時冶作馬排蒲拜反為排以吹炭每一熟石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為水排計其利益三倍於前在職七年器用克實制書褒歎就加司金都尉班亞九卿文帝踐阼封宜城亭侯黃初七年遷太常進封南鄉亭侯邑二百戶時新都洛陽制度未備而宗廟主祏祏音石春秋傳曰命

我先人典司宗祏注曰宗廟所以藏主石室者皆在鄴都暨奏請迎鄴四廟神

主建立洛陽廟四時蒸嘗親奉粢盛崇明正禮廢去淫祀多所匡正在官八年以疾遜位景初二年春詔曰太中大夫韓暨澡身浴德志節高潔年踰八十守道彌固可謂純篤老而益劭者也其以暨為司徒夏四月薨遺令歛以時服葬為土藏諡曰恭侯楚國先賢傳曰暨臨終遺書曰夫俗奢者示之以儉儉則節之以禮歷見前代送終過制失之甚矣若爾曹敬聽吾言歛以時服葬以上藏穿畢便葬送於民況臣備位台司在職日淺未能宣揚聖德以廣益黎庶寢疾彌留奄即幽冥方今百姓農務不宜勞役乞不令洛陽吏民供設喪具懼國典有常使臣私願不得展從謹冒以聞惟蒙哀許帝得表嗟歎乃詔曰朕既登三

事望獲毗輔之助如何奄忽天命不永魯參臨沒易簣
以禮晏嬰尚儉遣車降制今司徒知命遺言卹民必欲
崇約可謂善始令終者也其喪禮所設皆如故事勿
有所闕特賜溫明秘器衣一稱五時朝服玉具劍佩手
肇嗣肇薨子邦嗣楚國先賢傳曰邦字長林少有才學
太守坐舉野王故吏為新城計吏武帝大怒遂殺邦暨
次子繇高陽太守繇子洪侍御史洪子壽字德貞晉諸
公贊曰自暨已下世治素業壽能敦尚家風性尤忠厚
早歷清職惠帝踐阼為散騎常侍遷守河南尹病卒贈
驃騎將軍壽妻賈克女克無後以壽子謚為嗣弱冠為
秘書監侍中性驕佚而才出眾少子蔚亦有器望金為
趙王倫所誅
韓氏遂滅

崔林字德儒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時晚成宗族莫知惟
從兄琰異之太祖定冀州召除鄆長貧無車馬單步之
官太祖征壺關問長吏德政最者并州刺史張陟以林

對於是擢為冀州主簿徙署別駕丞相掾屬魏國既建
稍遷御史中丞文帝踐阼拜尚書出為幽州刺史北中
郎將吳質統河北軍事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冀
中郎將上所親重國之貴臣也杖節統事州郡莫不奉
賤致敬而崔使君初不與相聞若以邊塞不脩斬卿使
君寧能護卿邪別駕具以白林林曰刺史視去此州如
脫屣寧當相累邪此州與胡虜接宜鎮之以靜擾之則
動其逾心特為國家生北顧憂以此為寄在官一期寇
竊寢息案王氏譜雄字元伯太保祥之宗也魏名臣
表載安定太守孟達薦雄曰臣聞明君以事賢
為業忠臣以進善為效故易稱拔茅連茹傳曰舉爾所
知臣不自量竊慕其義臣昔以人乏謬克備部職時丞

郡太守王雄為西部從事與臣同僚雄天性良固果而有謀歷試三縣或成人和在近職奉宣威恩懷柔有術清慎持法臣往年出使經過雄郡自說特受陛下拔擢之恩常勵節精心思投命為効言辭激揚情趣款款臣雖愚闇不識真偽以謂雄才兼資文武忠烈之性踰越倫輩今丞郡領戶三千孤寡之家參居其半若有守兵藩衛之固誠不足舒雄智力展其勦幹也臣受恩深厚無以報國不勝懷懷淺見之情謹冒陳聞詔曰昔蕭何薦韓信鄧禹進吳漢惟賢知賢也雄有膽智技能文武之姿吾宿知之今便以參散騎之選方使少在吾門下知指歸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歷散騎然後出據州郡是吾本意也雄後為幽州刺史于渾涼州刺史次又平北將軍司徒安豐侯戎渾之子猶以不事上子太尉武陵侯衍荊州刺史澄皆艾之子

司左遷河間太守清論多為林怨也

魏名臣奏載侍中辛毗奏曰昔桓階

為尚書令以崔林非尚書才遷以為河間太守與此傳不同

遷大鴻臚龜茲王遣侍

于來朝朝廷嘉其遠至褒賞其王甚厚餘國各遣子來朝間使連屬林恐所遣或非真的權取疏屬賈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綬而道路護送所損滋多勞所養之民資無益之事為夷狄所笑此曩時之所患也乃移書燉煌喻指并錄前世待遇諸國豐約故事使有恒常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轉光祿勳司隸校尉屬郡皆罷非法除過員吏林為政推誠簡存大體是以去後每輒見思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論制下百僚林議曰案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遲此即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吏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備之以科條申之以內外增減無常固

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臯陶仕
 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五帝三王未必如一而各以治
 亂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太祖隨宜設辟以遺來
 今不患不法古也以爲今之制度不爲疏闊惟在守一
 勿失而已若朝臣能任仲山甫之重式是百辟則孰敢
 不肅景初元年司徒司空金缺散騎侍郎孟康薦林曰
 夫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誠宜得秉忠履正本德杖義
 之士足爲海內所師表者竊見司隸校尉崔林稟自然
 之正性體高雅之弘量論其所長以比古人忠直不回
 則史魚之儔清儉守約則季文之匹也牧守州部所在

而治及爲外司萬里肅齊誠台輔之妙器袞職之良才

也後年遂爲司空封安陽亭侯邑六百戶三公封列侯

自林始也臣松之以爲漢封丞相邑爲荀頃之又進封

安陽鄉侯曾相上言漢舊立孔子廟褒成侯歲時奉祠

辟雍行禮必祭先師王家出穀春秋祭祀今宗聖侯奉

嗣未有命祭之禮宜給牲牢長吏奉祀尊爲貴神制三

府議博士傳祇以春秋傳言立在祀典則孔子是也宗

聖適足繼絕世章盛德耳至於顯立言崇明德則宜如

曾相所上林議以爲宗聖侯亦以王命祀不爲未有命

也周武王封黃帝堯舜之後及立三恪禹湯之世不列

于時復特命他官祭也今周公已上達於三皇忽焉不
祀而其禮經亦存其言今獨祀孔子者以世近故也以
大夫之後特受無疆之祀禮過古帝義踰湯武可謂崇
明報德矣無復重祀於非族也臣松之以為孟軻稱宰
賢於堯舜遠矣又曰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斯
非通賢之格言商較之定準乎雖妙極則同萬聖猶一
然淳薄異時質文殊用或當時則榮沒則已焉是以遺
風所被寔有深淺若乃經緯天人立言垂制百王莫之
能違彝倫資之以立誠一人而已耳周監二代斯文為
盛然於六經之道未能及其精致加以聖賢不與曠年
五百道化陵夷憲章殆滅若使時無孔門則周典幾乎
息矣夫能光明先王之道以成萬世之功齊天地之無
窮等日月之久照豈不有踰於羣聖哉林曾無史遷洞
想之誠悔真慷慨之志而守其蓬心以塞明義可謂多
見其不明帝又分林邑封一子列侯正始五年薨諡曰
知量也

孝侯子述嗣晉諸公贊曰述弟隨晉尚書僕射為人亮
而率性孫璋性率而疎至太子右衛率也初林識
援同郡士經於民伍之中卒為名士世以此稱之

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也父靖為蜀郡都尉陳留耆舊
傳曰靖高

祖父固不仕王莽世為淮陽太守所害以烈節垂名固
子慎字孝甫敦厚少華有沈深之量撫育孤兄子五人
恩義甚篤琅邪相何英嘉其行履以女妻焉英即車騎
將軍熙之父也慎歷二縣令東萊太守老病歸家草屋
蓬戶甕缶無儲其妻謂之曰君累經宰守積有年歲何
能不少為儲畜以遺子孫乎慎曰我以勤身清名為之
基以二千石遺之不亦可乎子式至孝常盡力供養永
初中與蝗為害獨不食式麥園令周疆以表州郡太守
楊舜舉式孝子讓不行後以孝廉為郎次子昌
昌弟賜並為刺史郡守式子弘孝廉弘生靖 柔留鄉
里謂邑中曰今者英雄並起陳留四戰之地也曹將軍
雖據兖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安坐守也而張府君先

得志於陳留吾恐變乘間作也欲與諸君避之衆人皆以張邈與太祖善柔又年少不然其言柔從兄幹袁紹

甥也

謝承漢書曰幹字元才志弘邈文武秀出父躬蜀郡太守祖賜司隸校尉案陳留者舊傳及謝承

書幹應為柔從父非從兄也未知何者為誤

在河北呼柔柔舉宗從之會靖

卒於西州時道路艱澁兵寇縱橫而柔冒艱險詣蜀迎

喪辛苦荼毒無所不嘗三年乃還太祖平袁氏以柔為

管長縣中素聞其名奸吏數人皆自引去柔教曰昔鄒

吉臨政吏嘗有非猶尚容之況此諸吏於吾未有失乎

其召復之咸還皆自勵咸為佳吏高幹既降頃之以并

州叛柔自歸太祖太祖欲因事誅之以為刺奸令史處

法允當獄無留滯辟為丞相倉曹屬

魏氏春秋曰柔既處法平允又夙夜

諸解至擁膝抱文書而寢太祖嘗夜微出觀察諸吏見柔哀之徐解裘覆柔而去自是辟焉

太祖欲

遣鍾繇等討張魯柔諫以為今猥遣大兵西有韓遂馬

超謂為已舉將相扇動作逆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

漢中可傳檄而定也繇入關遂超等果反魏國初建為

尚書郎轉拜丞相理曹掾令曰夫治定之化以禮為首

撥亂之政以刑為先是以舜流四凶族臯陶作士漢祖

除秦苛法蕭何定律掾清識平當明于憲典勉恤之哉

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

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毋妻及二弟皆給官主

者奏盡殺之柔啓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
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
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柔
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
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
太祖曰善卽止不殺金母弟蒙活者甚衆遷爲潁川太
守復還爲法曹掾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柔
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旣非居上信下之
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卿知
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辨衆事使賢人君子爲
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羣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奸利
發太祖殺之以謝於柔文帝踐阼以柔爲治書侍御史
賜爵關內侯轉加治書執法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
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
之者輒賞旣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之羣相
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奸省訟緝熙治道也昔周公作
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
誹謗之令臣愚以爲宜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
物之仁帝不卽從而相誣告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
謗相告者以所告者罪罪之於是遂絕校事劉慈等自

黃初初數年之間舉吏民奸罪以萬數柔皆請懲虛實其餘小小挂法者不過罰金四年遷爲廷尉魏初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湯仗阿衡之佐文武憑旦望之力逮至漢初蕭曹之儔並以元勳代作心膂此皆明王聖主任臣於上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今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人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裨起天聽弘益大化帝嘉納焉帝以宿嫌欲枉法誅治書執法鮑勛而柔固執不從詔命帝怒甚遂召柔詣臺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考竟勛勛死乃遣柔還寺明帝卽位封柔延壽亭侯時博士執經柔上疏曰臣聞遵道重學聖人洪訓褒文崇儒帝者明義昔漢末陵遲禮樂崩壞雄戰虎爭以戰陣爲務遂使儒林之羣幽隱而不顯太祖初興愍其如此在於撥亂之際並使郡縣立教學之官高祖卽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於是天下之士復聞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焉陛下臨政允迪叡哲敷弘大猷光濟

先軌雖夏啓之承基周成之繼業誠無以加也然今博
士皆經明行脩一國清選而使遷除限不過長懼非所
以崇顯儒術帥勵怠墮也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故楚禮申公學士銳精漢隆卓茂指紳競慕臣以爲博
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優劣待以不次之
位敦崇道教以勸學者於化爲弘帝納之後大興殿舍
百姓勞役廣采衆女克盈後宮後宮皇子連天繼嗣未
育柔上疏曰二虜狡猾潛自講肄謀動干戈未圖束手
宜畜養將士繕治帑兵以逸待之而頃興造殿舍上下
勞擾若使吳蜀知人虛實通謀并勢復俱送死甚不易
也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
害不遑治第之事况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
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組成見所營立以克朝宴之儀訖
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昔軒轅以二十
五子傳祚彌遠周室以姬國四十歷年滋多陛下聰達
窮理盡性而頃皇子連多天逝熊羆之祥又未感應羣
下之心莫不愷戚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
之儀旣以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昌殆
能由此臣愚以爲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宮之數其餘盡
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爲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

庶而致矣帝報曰知卿忠允乃心王室輒克昌言他復以聞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邪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爲奏辭指深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卽還訊各當其罪時制吏遭大喪者百日後皆給役有司徒吏解弘遭父喪後有軍事受勅當行以疾病爲辭詔怒曰汝非曾閔何言毀邪促収考竟柔見弘信甚羸劣奏陳其事宜加寬貸帝乃

詔曰孝哉弘也其原之初公孫淵兄晃爲叔父恭任內侍先淵未反數陳其變及淵謀逆帝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柔上疏曰書稱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此王制之明典也晃及妻子叛逆之類誠應梟懸勿使遺育而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爲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過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爲晃信有言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閉著囹圄使自引分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帝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子賜以棺衣殯歛於孫盛曰聞五帝無詰誓之文三王無盟祝之事然則盟誓之文始自三季

賈任之作起於周微夫貞夫之一則天地可動機心內
 勇則鷗鳥不下况信不足焉而祈物之必附猜生於我
 而望彼之必懷何異挾水求溫抱炭希涼者哉且夫要
 功之倫陵肆之類莫不背情任計昧利忘親縱懷慈孝
 之愛或慮傾身之禍是以周鄭交惡漢高請羹魏器相
 子馬超背父其為酷忍如此之極也安在其因質委誠
 取任永固哉世主若能遠覽先王閉邪之至道近鑒狡
 肆狗利之凶心勝之以解網之仁致之以來蘇之惠耀
 之以雷霆之威潤之以時雨之施則不恭可斂社於一
 朝息孝可屈膝於象魏矣何必拘厥親以來其情通所
 愛以制其命乎苟不能然而仗夫計術籠之以權數檢
 之以一切雖覽一室而庶徵於四海法生鄙局冥或半
 之暫益自不得不有不忍之刑以遂孥戮之罰亦猶瀆
 盟由乎一人而云俾墜其師無克遺育之言耳豈得復
 引四罪不及之典司馬牛獲宥之義乎假令任者皆不
 保其父兄輒有二三之言曲哀其意而悉活之則長人
 子危親自存之悖子弟雖質必無刑戮之憂父兄雖逆
 終無勦絕之慮柔不究明此術非盛王之宜宜開張遠
 義獨此近制而陳法內之刑以申一人之命可謂心存
 善非王者之體古者殺人之中又有仁焉刑之為獄

未為失也 臣松之以為辨章事理貴得當時之宜無為
 虛唱大言而終歸無用浮誕之論不切於實猶若畫螭
 魅之象而頓於犬馬之形也質任之與非防近世況三
 方鼎峙遼東偏遠羈其親屬以防未然不為非矣柔謂
 是有先言之善宜蒙原心之宥而盛責柔不能開張遠
 理獨此近制不達此言竟為何謂若云猜防為非質任
 宜廢是謂應大明先王之道不預任者生死也晃之為
 任歷年已久豈得於殺活之際方論至理之本是何異
 叢棘既繁事須判決空論刑措之美無聞當不之實哉
 其為迂闊亦已甚矣漢高事窮理迫權以濟親而摠之
 酷忍之科既已大有所誣且自古已來未有子弟妄告
 父兄以圖全身者自存之悖未之或聞晃以兄告弟而
 其事果驗謂晃應殺將以過防若言之亦死不言亦死
 豈不杜歸善之心失正刑之中哉若趙括之毋以先請
 獲免鍾會之兄以密言全子古今此比蓋為不是時殺
 少晃之前言事同斯例而獨遇否閉良可哀哉
 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柔上
 疏曰聖王之御世莫不以廣農為務儉用為資夫農廣

則穀積用儉則財畜畜財積穀而有憂患之虞者未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為之饑一婦不織或為之寒中間已來百姓供給眾役親田者既減加頃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為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畧不収元元之命實可矜傷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覽先聖之所念愍稼穡之艱難寬放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眾庶永濟莫不悅豫矣

魏名臣奏載柔上疏曰臣深思使極蓄息然後大取以為軍國之用然臣竊以為今鹿但有日耗終無從得多何以知之今禁地廣輪且千餘里臣下計無慮其中有虎大小六百頭狼有五百頭為六百頭虎一歲食七萬二千頭鹿也使十俱日共食一鹿是為五百頭狼一歲共食萬八千頭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間是為萬狐一月共食鹿子三萬頭也大凡一歲所食十二萬頭其鵲鷄所害臣置不計以此推之終無從得多不如早取之為便也 頃之護軍營士

寶禮近出不還營以為亡表言逐捕没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為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讐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讐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

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
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日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文
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錢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
汝昔舉實禮錢何言不邪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
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
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卽得其屍詔
書復盈母子爲平民班下天下以禮爲戒在官二十三
年轉爲太常句_口遷司空後徙司徒太傅司馬宣王奏
免曹爽皇太后詔召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傅
謂柔曰君爲周勃矣爽誅進封萬歲鄉侯高貴鄉公卽

位進封安國侯轉爲太尉常道鄉公卽位增邑并前四

千前後封二子亭侯景元四年年九十薨謚曰元侯孫

渾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柔等著勲前朝改封渾昌陸

子晉諸公贊曰柔長子儁大將軍掾次誕歷三州刺史

太僕誕放率不倫而決烈過人次光字宣茂少習家

業明練法理晉武帝世爲黃沙御史與中丞同遷守廷

尉後卽眞兄誕與光異操謂光小節常輕侮之而光事

誕愈謹終於尚

書令追贈司空

孫禮字德達涿郡容城人也太祖平幽州召爲司空軍

謀掾初喪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

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旣

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奸主簿溫恢恢嘉之具白

太祖各減死一等後除河間郡丞稍遷熒陽都尉魯山中賊數百人保固險阻爲民作害乃徙禮爲魯相禮至官出俸穀發吏民募首級招納降附使還爲間應時李泰歷山陽平原平昌琅琊太守從大司馬曹休征吳於夾石口禮諫以爲不可深入不從而敗遷陽平太守入爲尚書明帝方脩宮室而節氣不和天下少穀禮固爭罷役詔曰敬納讜言促遣民作時李惠監作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帝竒其意而不責也帝獵於大石山虎趨乘輿禮投鞭下馬欲奮劔斫虎詔令禮上馬明帝於臨崩之時以曹爽爲大將軍宜得良佐於牀下受遺詔拜禮大將軍長史加散騎常侍禮亮直不撓爽弗便也以爲楊州刺史加伏波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全琮帥數萬衆來侵寇特州兵休使在者無幾禮躬勒衛兵禦之戰於芍陂自旦及暮將士死傷過半禮犯蹈白刃馬被數創手秉枹鼓奮不顧身賊衆乃退詔書慰勞賜絹七百匹禮爲死事者設祀哭臨哀號發心皆以絹付亡者家無以入身徵拜少府出爲荊州刺史遷冀州牧太傅司馬宣王謂禮曰今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決之虞芮待文王而子宜善令分明禮曰訟者據墟墓爲驗聽者以先

老爲正而老者不可加以榎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或
徙避仇讐如今所聞雖臯陶猶將爲難若欲使必也無
訟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
辭訟昔成王以桐葉戲叔虞周公便以封之今圖藏在
天府便可於坐上斷也豈待到州乎宣王曰是也當別
下圖禮到案圖宜屬平原而曹爽信清河言下書云圖
不可用當參異同禮上疏曰管仲霸者之佐其器又小
猶能奪伯氏駢邑使沒齒無怨言臣受牧伯之任奉聖
朝明圖驗地著之界界實以王翁河爲限而郇以馬丹
候爲驗詐以鳴犢河爲界假虛訟訴疑誤臺閣竊聞衆
口鑠金浮石沉木三人成市虎慈母投其杼今二郡爭
界八年一朝決之者緣有解書圖畫可得尋案槌校也
平原在兩河向東上其間有爵隄爵隄在高唐西南所
爭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餘里可謂長歎息流涕者
也案解與圖奏而郇不受詔此臣軟弱不勝其任臣亦
何顏尸祿素餐輒束帶著履駕車待放爽見禮奏大怒
劾禮怨望結刑五歲在家期年衆人多以爲言除城門
校尉時匈奴王劉靖部衆彊盛而鮮卑數寇邊乃以禮
爲并州刺史加振武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往見
大傅司馬宣王有忿色而無言宣王曰卿得并州少邪

志理分界失分乎今當遠別何不權也禮曰何明公言之垂細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爲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勲今社稷將危天下兇兇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宣王曰且止忍不可忍爽誅後入爲司隸校尉凡臨七郡五州皆有威信遷司空封大利亭侯邑一百戶禮與盧毓同郡時輩而情好不睦爲人雖互有長短然名位畧齊云嘉平二年薨諡曰景侯孫元嗣

王觀字偉臺東郡廩丘人也少孤貧厲志太祖召爲丞相文學掾出爲高唐陽泉鄆任令所在稱治文帝踐阼入爲尚書郎廷尉監出爲南陽涿郡太守涿北接鮮卑數有寇盜觀令邊民十家已上屯居築京候時或有不願者觀乃假遣朝吏使歸助子弟不與期會但勅事訖各還於是吏民相率不督自勸旬日之中一時俱成守禦有備寇鈔以息明帝卽位下詔書使郡縣條爲劇中平者主者欲言郡爲中平觀教曰此郡濱遠外虜數有寇害云何不爲劇邪主者曰若郡爲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夫君者所以爲民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役條當有降差豈可爲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乎遂言爲外劇郡後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公

心如此觀治身清素帥下以儉僚屬承風莫不自勵明
帝幸許昌召觀爲治書侍御史典行臺獄時多有倉卒
喜怒而觀不阿意順指太尉司馬宣王請觀爲從事中
郎遷爲尚書出爲河南尹徙少府大將軍曹爽使材官
張達斫家屋材及諸私用之物觀聞知皆錄奪以沒官
少府統三尚方御府內藏玩弄之寶爽等奢放多有干
求憚觀守法乃徙爲太僕司馬宣王誅爽使觀行中領
軍據爽弟羲營賜爵關內侯復爲尚書加駙馬都尉高
貴鄉公卽位封中鄉亭侯頃之加光祿大夫轉爲右僕
射常道鄉公卽位進封陽鄉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五
百戶遷司空固辭不許遣使卽第拜授就官數日上送
印綬輒自輿歸里舍薨于家遺令藏足容棺不設明器
不封不樹諡曰肅侯子悝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觀著
勳前朝改封悝膠東子

評曰韓暨處以靜居行化出以任職流稱崔林簡樸知
能高柔明於法理孫禮剛斷伉厲王觀清勁貞白咸克
致公輔及暨年過八十起家就列柔保官二十年元老
終位比之徐邈常林於茲爲疚矣

魏志卷二十四終

魏志卷二十五

晉陳壽撰

辛毗

楊阜

高堂隆

棧潛

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也其先建武中自隴西東遷毗隨兄評從袁紹太祖為司空辟毗毗不得應命及袁尚攻兄譚於平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英雄記曰譚尚戰於外門譚軍敗奔北郭圖說譚曰今將軍國小兵少糧匱勢弱顯南之來久則不敵愚以為可呼曹公來擊顯南曹公至必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魏志卷二十五

傳

先攻鄴顯甫還救將軍引兵而西自鄴以北皆可虜得
若顯甫軍破其兵奔亡又可斂取以拒曹公曹公遠僑
而來糧餉不繼必自逃去此之際趙國以北皆喪之
有亦足與曹公爲對矣不然不諧譚始不納後遂從之
問圖誰可使圖答辛佐太祖將征荊州次于西平毗見
治可譚遂遣毗詣太祖太祖致譚意太祖大悅後數日更欲先平荊州使譚尚
自相弊他日置酒毗望太祖色知有變以語郭嘉嘉白
太祖太祖謂毗曰譚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
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
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今一旦求救於明
公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
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閱國分爲二連年戰伐而
介胄生蟣蝨加以旱蝗饑饉金臻國無困倉行無裹糧
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
乃天亡尚之時也兵法稱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
粟者不能守也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卽不能自守還救
卽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弊之寇無
異迅風之振秋葉矣天以袁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
荊州荊州豐樂國未有釁仲虺有言取亂侮亡方今二
袁不務遠畧而內相圖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
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綏之欲待他年他
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脩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

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太祖曰善乃許譚平次于黎陽明年攻鄴克之表毗爲議郎久之太祖遣都護曹洪平下辯使毗與曹休參之令曰昔高祖貪財好色而良平匡其過失今佐治文烈憂不輕矣軍還爲丞相長史文帝踐阼遷侍中賜爵關內侯時議改正朔毗以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爲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之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羣司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毗與朝

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誠以爲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則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不荅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旣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爲之稀出上軍大將軍曹真征朱然于江陵毗行軍師還封廣平亭侯帝欲大興軍征吳

毗諫曰吳楚之民險而難禦道隆後服道滂先叛自古
患之非徒今也今陛下祚有海內夫不賓者其能久乎
昔尉佗稱帝子陽僭號歷年未幾或臣或誅何則違途
之道不义全而大德無所不服也方今天下新定土廣
民稀夫廟筭而後出軍猶臨事而懼況今廟筭有闕而
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
六軍不增於故而復循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計莫若脩
范蠡之養民法管仲之寄政則克國之屯田明仲尼之
懷遠十年之中疆壯未老童鬪勝戰兆民知義將士思
奮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曰知卿意更當以虜遺

子孫邪毗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苟時
未可容得已乎帝竟伐吳至江而還明帝卽位進封賴
鄉侯邑三百戶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
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今劉
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
謗言毗正色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爲闇劣吾之立身
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
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者邪宄從
僕射畢軌表言尚書僕射王思精勤舊吏忠亮計畧不
如辛毗毗宜代思帝以訪放資放資對曰陛下用思者

誠欲取其効力不貴虛名也毗實亮直然性剛而專聖慮所當深察也遂不用出爲衛尉帝方脩殿舍百姓勞役毗上疏曰竊聞諸葛亮講武治兵而孫權市馬遼東量其意指似欲相左右備豫不虞古之善政而今者宮室大興加連年穀麥不收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唯陛下爲社稷計帝報曰二虜未滅而治宮室直諫者立名之時也夫王者之都當及民勞兼辦使後世無所復增是蕭何爲漢規摹之畧也今卿爲魏重臣亦宜解其大歸帝又欲平比芒令於其上作臺觀則見孟津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

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爲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魏畧曰諸葛亮圍祁山不

亮引退張郃追之爲流矢所中死帝惜郃臨朝而歎曰蜀未平而郃死將若之何司空陳羣曰郃誠良將國所依也毗心以爲郃雖可惜然已死不當內弱主意而示外以不大也乃持羣曰陳公是何言歟當建安之末天下不可一日無武皇帝也及委國祚而文皇帝受命黃初之世亦謂不可無文皇帝也及委棄天下而陛下龍興今國內所少豈張郃乎噫乎羣曰亦誠如辛毗言帝笑曰陳公可謂善變矣臣以公之以爲擬人必於其倫取譬宜引其類故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毗欲弘廣主意當舉若張遼之疇安有於一將之死而可以祖宗爲譬哉非所宜言莫過於茲進違其類退似諂佞佐治剛正之體不宜有此魏畧既已難信習文又從而載之竊謂斯人青龍二年諸葛亮率衆出渭南先是大將軍受誣不少司馬宣王數請與亮戰明帝終不聽是歲恐不能禁乃

以毗為大將軍軍師使持節六軍皆肅準毗節度莫敢
犯違魏畧曰宣王數數欲進攻毗禁不亮卒復還為衛

尉薨諡曰肅侯子敞嗣咸熙中為河內太守世語曰敞

至衛尉毗女憲英適太常泰山羊耽外孫夏侯湛為其

傳曰憲英聰明有才鑒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為太子既

而文帝得立抱毗頸而喜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

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

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庶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

乎弟敞為大將軍曹爽參軍司馬宣王將誅爽因爽出

閉城門大將軍司馬魯芝將爽府兵犯門斬關出城門

赴爽來呼敞俱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

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天下有不

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

臂以後事付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

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行以驕奢於王室不忠於人

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

曰得無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則敞可以

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

猶或恤之為人執鞭而棄其辜不祥不可也且為人死

為人任親昵之職也從衆一而已敞遂出宣王果誅爽事

定之後敞歎曰吾不謀於此紛幾不獲於義逮鍾會為鎮

西將軍憲英謂從子羊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

為滅蜀也憲英曰會之事縱恣非持義處下之道吾畏

其有他志也祜曰季毋勿多言其後會請子琇為參軍

憲英憂曰他日見鍾會之出吾為國憂之矣今日難至

吾家此國之大事必不得止也琇固請司馬文王文王

不聽憲英語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人則致孝於親

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

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汝其慎

之琇竟以全身憲英年至七十有九泰始五年卒

楊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也魏畧曰阜少與同郡尹奉次

曾與阜俱為以州從事為牧韋端使詣許拜安定長史

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袁公寬而不斷

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失後事今雖疆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畧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長史非其好遂去官而端徵爲太僕其子康代爲刺史辟阜爲別駕察孝廉辟丞相府州表留參軍事馬超之戰敗渭南也走保諸戎太祖追至安定而蘇伯反河間將引軍東還阜時奉使言於太祖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若大軍還不嚴爲之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大祖善之而軍還倉卒爲備不周超率衆戎渠帥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超盡兼隴右之衆而張魯又遣大將楊昂以助之凡萬餘人攻城阜率國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兵者千餘人使從弟岳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州遣別駕閻溫循水潛出求救爲超所殺於是刺史太守失色始有降超之計阜流涕諫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田單之守不固於此也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阜以死守之遂號哭刺史太守卒遣人請和開城門迎超超入拘岳於冀使楊昂殺刺史太守阜內有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頃之阜以喪妻求葬假阜外兄姜叙屯歷城阜少長叙家

見叙母及叙說前在冀中時事歔歔悲甚叙曰何爲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馬超背父叛君害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耻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心此趙盾所以書殺君也超疆而無義多釁易圖耳叙母慨然勅從阜計計定外與鄉人姜隱趙昂尹鳳姚瓊孔信武都人李俊王靈結謀定討超約使從弟謨至冀語岳并結安定梁寬南安趙衢龐恭等約誓既明十七年九月與叙起兵於鹵城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而衢寬等解岳閉冀城門討超妻子超襲歷城得叙母叙母罵之曰汝背父之

逆子殺君之傑賊天地豈又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怒殺之阜與超戰身被五創宗族兄弟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張魯隴右平定太祖封討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賜阜爵關內侯阜讓曰阜君存無扞難之功君亡無死節之効於義當紕於法當誅超又不死無宜苟荷爵祿太祖報曰君與羣賢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爲美談子貢辭賞仲尼謂之止善君其剖心以順國命姜叙之母勸叙早發明智乃爾雖楊敞之妻蓋不過此賢哉賢哉良史紀錄必不墜於地矣

皇南謚烈女傳曰姜叙母者天水姜伯奕之母也建安中馬超攻冀害涼州刺史韋康州人懷然莫不感憤叙爲撫夷將軍擁兵屯歷敘姑子楊阜故爲康從

事同等十餘人皆畧屬超陰相結為康報仇未有間會
阜妻死辭超寧歸西因過至歷候叙母說康被害及與
中之難相對泣良以姜叙舉室感悲叙母曰咄伯奕章
使君遇難豈一州之耻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汝無顧
我事淹變生人誰不死死國忠義之大者但當速發我
自為汝當之不以餘年累汝也因勅叙與阜參議許諾
分人傳語鄉里尹奉趙昂及安定梁寬等令叙先舉兵
叛超超怒必自來擊叙寬等因從後閉門約誓已定叙
遂進兵入鹵昂奉守祁山超聞果自出擊叙寬等從後
閉龔門超失據過鹵叙守鹵超因進至歷歷中見超往
以為叙軍還又傳聞超已走奔漢中故歷無備及超入
歷執叙母母怒罵超超被罵大怒即殺叙母及其子燒
城而去阜等以狀聞太祖甚嘉之而本傳云叙為阜外兄與
臣松之案謚稱阜為叙姑子而本傳云叙為阜外兄與
今名內外為不同謚又載趙昂妻曰趙昂妻異者故益
州刺史天水趙偉璋妻王氏女也昂為羌道令留異在
西會同郡梁雙反攻破西城害異兩男異女英年六歲
獨與異在城中異見兩男已死又恐為雙所侵引刀欲
自刎顧英而歎曰身死汝棄當誰恃哉吾聞西施蒙不
察之服則人掩鼻况我貌非西施乎乃以溷糞涅麻而

被之黻食瘠形自春至冬雙與州郡和異竟以是免難
焉遣吏迎之未至三十里止謂其曰婦人無符信保傳
則不出房闈昭姜沈流伯姬待燒身讀其傳心壯其節
今吾遭亂不能死將何以復見諸姑所以偷生不死惟
憐汝耳今官舍已近吾去汝死矣遂飲毒藥而絕特適
有解毒藥良湯振口灌之良久迺蘇建安中昂轉參軍
事徙居冀會馬超攻異躬着布鞬佐昂守備又悉脫
所佩環釳以賞戰士及超攻急城中饑困刺史章康
素仁愍吏民傷殘欲與超和昂諫不聽歸以語異異曰
君有爭臣大夫有專利之義專不為非也焉知救兵不
到關隴哉當共勉卒高勲全節致死不可從也此昂還
康與超和超遂背約害康又劫昂質其嫡子月於南鄭
欲要昂以為己用然心未甚信超妻楊聞異節行請與
識終日異欲信昂於超以濟其謀謂楊曰昔管仲入齊
立九合之功由余適秦穆公成霸方今社稷初定治亂
在於得人涼州士馬適可與中夏爭鋒不可不詳也楊
深感之以為忠於已遂與昂重相結昂所以得信於
超全功免禍者異之力也及昂與楊阜等結謀討超告
異曰吾謀如是事必萬全當奈月何異厲聲應曰忠義
立於身雪君父之大耻喪元不足為重况一子哉夫項

託顏淵豈復百年貴義存耳昂曰善遂共閉門逐超超
奔漢中從張魯得兵還異復與昂保祈山為超所圍三
十日救兵到乃解超卒殺異子月凡自奠
城之難至于祈山昂出九奇異輒參焉
太祖征漢
中以阜為益州刺史還拜金城太守未發轉武都太守
郡濱蜀漢阜請依龔遂故事安之而已會劉備遣張飛
馬超等從沮道趣下辯而氐雷定等七部萬餘落反應
之太祖遣都護曹洪禦超等超等退還洪置酒大會令
女倡著羅縠之衣蹋鼓一坐皆笑阜厲聲責洪曰男女
之別國之大節何有於廣坐之中裸女人形體雖桀紂
之亂不甚於此遂奮衣辭出洪立罷女樂請阜還坐肅
然憚焉又劉備取漢中以逼下辯太祖以武都孤遠欲
移之恐吏民戀土阜威信素著前後徙民氐使居京兆
扶風天水界者萬餘戶徙郡小槐里百姓極負而隨之
為政舉大綱而已下不忍欺也文帝問侍中劉曄等武
都太守何如人也皆稱阜有公輔之節未及用會帝崩
在郡十餘年徵拜城門校尉阜常見明帝著褶被縹綾
半裛袖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荅自是
不法服不以見阜遷將作大匠時初治宮室發美女以
克後庭數出入弋獵秋大雨震電多殺鳥雀阜上疏曰
臣聞明主在上羣下盡辭堯舜聖德求非索諫大禹勤
功務卑宮室成湯遭旱歸咎責已周文刑於寡妻以御

家邦漢文躬行節儉身衣弋絺此皆能昭令問賡厥孫
謀者也伏惟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
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摠觀季世放盪
之惡政所謂善治者務儉約重民力也所謂惡政者從
心恣欲觸情而發也惟陛下稽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
及季世所以衰弱至于泯滅近覽漢末之變足以動心
誠懼矣曩使栢靈不廢高祖之法文景之恭儉太祖雖
有神武於何所施其能邪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
蜀未定軍旅在外願陛下動則三思慮而後行重慎出
入以往鑒來言之若輕成敗甚重項者天雨又多卒暴
雷電非常至殺烏雀天地神明以王者爲子也政有不
當則見災譴克已內訟聖人所記惟陛下慮患無形之
外慎明纖微之初法漢孝文出惠帝美人令得自嫁項
所調送小女遠聞不令宜爲後圖諸所繕治務從約節
書曰九族旣睦協和萬國事思厥宜以從中道精心計
謀省息費用吳蜀以定爾乃上安下樂九親熙熙如此
以往祖考心歡堯舜其猶病諸今宜開大信於天下以
安衆庶以示遠人時雍丘王植怨於不齒藩國至親法
禁峻密故阜又陳九族之義焉詔報曰聞得密表先陳
徃古明王聖主以諷聞政切至之辭欵誠篤實退思補

過將順匡救備至悉矣覽思苦言吾甚嘉之後遷少府
是時大司馬曹真伐蜀遇雨不進阜上疏曰昔文王有
赤烏之符而猶日仄不暇食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
而動得吉瑞猶尚憂懼況有災異而不戰竦者哉今吳
蜀未平而天屢降變陛下宜深有以專精應答側席而
坐思示遠以德綏邇以儉聞者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
患稽閱山險以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以多
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
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略退又不得非
主兵之道也武王還師殷卒以亡知天期也今年凶民
饑宜發明詔損膳減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罷之昔邵
信臣爲少府於無事之世而奏罷浮食今者軍用不足
益宜節度帝卽召諸軍還後詔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
者阜議以爲致治在於任賢興國在於務農若舍賢而
任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廣開宮館高爲臺榭以妨民
務此害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競作奇巧以合
上欲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於猛虎今守功
文俗之吏爲政不通治體苟好煩苛此亂民之甚者也
當今之急宜去四甚金詔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敦樸
之士而選用之此亦求賢之一端也阜又上疏欲省官

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帝聞而愈敬憚阜帝愛女淑未期而天帝痛之甚追封平原公主立廟洛陽葬於南陵將自臨送阜上疏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可送葬也哉帝不從帝旣新作許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阜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彫弊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璇室象廊紂爲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爲深誠高高在上實監后德慎守天位以承祖考巍巍大業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卹民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侈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閔其無人王者以天下爲家言豐屋之禍至於家無人也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走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饑色陛下

不以是爲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使國亡而臣可以
獨存臣又不言也臣松之以爲忠至之道以亡已爲理是以臣救其惡不爲身計而身表云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此則發憤爲已豈爲國哉斯言也豈不傷讜烈之義爲一表之病乎君
作元首臣爲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孝經曰天子有
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雖驚怯敢忘爭臣之
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
烈考之祚將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
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奏御天子感其忠言
手筆詔荅每朝廷會議阜常侃然以天下爲已任數諫
爭不聽乃屢乞遜位未許會卒家無餘財孫豹嗣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陽人曾高堂生後也少爲諸生
泰山太守薛悌命爲督郵郡督軍與悌爭論名悌而呵
之隆按劔叱督軍曰昔魯定見侮仲尼歷階趙彈秦箏
相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悌驚起止
之後去吏避地濟南建安十八年太祖召爲丞相軍議
掾後爲歷城侯徵文學轉爲相徵遭太祖喪不哀反游
獵馳騁隆以義正諫甚得輔導之節黃初中爲堂陽長
以選爲平原王傅王卽尊位是爲明帝以隆爲給事中
博士駙馬都尉帝初踐阼羣臣或以爲宜饗會隆曰唐
虞有遏密之哀高宗有不言之思是以至德雍熙光于

四海以爲不宜爲會帝敬納之遷陳留太守犢民西牧

年七十餘有至行舉爲計曹掾帝嘉之特之赤水九日

隆魏畧曰太史上漢曆不及天鑿騎常侍賜爵關內侯時因更推步弦望朔晦爲大

和曆帝以隆學問優深於天文又精乃詔使隆與尚書

郎楊偉太史待詔駱祿參共推校偉祿是太史隆故據

舊曆更相劾奏紛紜數歲偉稱祿得日蝕而月晦不盡

隆不得日蝕而月晦盡詔從太史隆所爭雖不得而遠

近猶知其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鍾隆上疏曰

精微也昔周景王不儀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聖制既鑄大

錢又作大鍾單穆公諫而弗聽冷州鳩對而弗從遂迷

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記焉以爲永鑒然今之小人好說

秦漢之奢靡以盪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

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民之休也是日帝

幸上方隆與卞蘭從帝以隆表授蘭使難隆曰興衰在

政樂何爲也化之不明豈鍾之罪隆曰夫禮樂者爲治

之大本也故蕭韶九成鳳凰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

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新聲發響商辛以隕大

鍾既鑄周景以弊存亡之機恒由斯作安在廢興之不

階也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聖王樂

聞其闕故有箴規之道忠臣願竭其節故有匪躬之義

也帝稱善遷侍中猶領太史令崇華殿災詔問隆此何

咎於禮寧有所禳之義乎隆對曰夫災變之法皆所以

明教戒也惟率禮脩德可以勝之易傳曰土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窮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鑿故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之意昔太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雉雉登於鼎皆聞災恐懼側身脩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之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今案舊史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爲誠然今宮室之所以克廣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祖已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栢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隆對曰臣聞西京栢梁旣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以厭火祥乃夷越之巫所爲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栢梁災其後有江克巫蠱也衛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孔子曰災者修類應行精禳相感以戒人君是以聖主觀災責躬退而修德以消復之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內足以待風雨外足以講禮儀清埽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萑莆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豈可疲民之力竭民之財實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帝遂復崇華殿時郡國有九龍見故改曰

九龍殿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隆對曰詩云
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起陵霄闕而鵲巢之此
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
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
不可不深防不可不深慮夏商之季皆繼體也不欽承
上天之明命惟讒諂是從廢德適欲故其二也忽焉太
戊武丁覩災竦懼祇承天戒故其興也勃焉今若休罷
百役儉以足用增崇德政動遵帝則除曾天之所患興
兆民之所利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殷宗轉禍爲福
而已哉臣備腹心苟可以繁祉聖躬安存社稷臣雖灰
身破族猶生之年也豈憚忤逆之災而令陛下不聞至
言乎於是帝改容動色是歲有星孛于大辰隆上疏曰
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
將營宮室則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今園丘方
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
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興戎軍國
之費所盡畧齊民不堪命皆有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
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輿人作頌則嚮以五福民
怒吁嗟則威以六極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是
以臨政務在安民爲先然後稽古之化格于上下自古

及今未嘗不然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番皇
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之宮室
實違禮度乃更建立九龍華飾過前天堊章灼始起於
房心犯帝坐而干紫微此乃皇天子愛陛下是以發教
戒之象始卒皆于尊位殷勤鄭重欲必覺寤陛下斯乃
慈父懇切之訓宜崇孝子祗聳之禮以率先天下以昭
示後昆不宜有忽以重天怒時軍國多事用法深重隆
上疏曰夫拓跡垂統必俟聖明輔世匡治亦須良佐用
能庶績其凝而品物康乂也夫移風易俗宣明道化使
四表同風回首面內德教光熙九服慕義固非俗吏之
所能也今有司務糾刑書不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措
俗弊而不敦宜崇禮樂班叙明堂脩三雍大射養老營
建郊廟尊儒士舉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愷
悌尚儉素然後備禮封禪歸功天地使雅頌之聲盈于
六合緝熙之化混于後嗣斯蓋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貴
業也然九域之內可揖讓而治尚何憂哉不正其本而
救其末譬猶芬絲非政理也可命羣公卿士通儒造具
其事以爲典式隆又以爲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
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故三春稱王明
三統也於是敷演舊章奏而改焉帝從其議改青龍五

年春三月爲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
從地正也遷光祿勳帝愈增崇宮殿彫飾觀閣鑿太行
之石英采穀城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陽
殿於太極之北鑄作黃龍鳳皇奇偉之獸飾金墉陵雲
臺陵霄闕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于學生莫
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悼皇后崩
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沒民物隆上疏切諫曰蓋天地
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
人曰財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穀帛者乃士民之
命也穀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勸農
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昔在伊唐世
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
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青之甚莫過於
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
庶士庸勲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
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厮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
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有國有家者近取諸身
遠取諸物嫗煦養育故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
勞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饑饉荐臻無以卒歲宜加愍
卹以救其困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

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陰陽之逆順矜矜業業惟恐有違然後治道用興德與神符災異旣發懼而脩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尋踐禍難至於顛覆者也天道旣著請以人道論之夫六情五性同在於人嗜欲廉貞各居其一及其動也交爭于心欲彊質弱則縱濫不禁精誠不制則放溢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則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穀帛不立情苟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不克其求勞求並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苟拘分將以遠害而興治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金脩德政復履清儉輕省租賦不治玩好動容考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爲難卒討滅而爲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爲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且秦始皇不築道德之

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變而修長城之役當其
君臣爲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
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以爲使先代之
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爲之矣是以亡國之主
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
不亡昔漢文帝稱爲賢主躬行約儉惠下養民而賈誼
方之以爲天下倒懸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
爲長歎息者三況今天下彫弊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
年之畜外有疆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
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

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廩賜不
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爲官人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
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
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
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旣得
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天府掌九伐之則以
給九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
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于
司會會音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
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

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
斯教秦二世曰爲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
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
爲世誠書奏帝覽焉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
哉隆疾篤口占上疏曰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病有
增無損常懼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誠豈惟曾子願陛
下少垂省覽渙然改往事之過謬勃然興來事之淵塞
使神人嚮應殊方慕義四靈效珍玉衡曜精則三王可
邁五帝可越非徒繼體守文而已也臣常疾世主莫不
思紹堯舜湯武之治而蹈踵桀紂幽厲之跡莫不嗤笑
季世惑亂亡國之主而不登踐虞夏殷周之軌悲夫以
若所爲求若所致猶緣木求魚煎水作冰其不可得明
矣尋觀三代之有天下也聖賢相承歷載數百尺土莫
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萬國咸寧九有有截鹿臺之金
巨橋之粟無所用之仍舊南面夫何爲哉然癸辛之徒
恃其旅力知足以拒諫才足以飾非譖諛是尚臺觀是
崇淫樂是好倡優是說作靡靡之樂安濮上之音上天
不蠲眷然回顧宗國爲墟不夷于隸紂縣白旗桀放鳴
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冑也且當

六國之時天下殷熾秦既兼之不脩聖道乃構阿房之
宮築長城之守矜夸中國威服百蠻天下震竦道路以
目自謂本枝百葉永垂洪暉豈悟二世而或社稷崩圯
哉近漢孝武乘文景之福外攘夷狄內興宮殿十餘年
間天下囂然乃信越巫懟天遷怒起建章之宮千門萬
戶卒致江克妖蠱之變至於宮室乖離父子相殘殃咎
之毒禍流數世臣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
長燕巢口爪胷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
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徃徃某時鎮撫皇畿
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漢呂之亂實賴朱虛
斯蓋前代之明鑒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
延期過歷下有怨歎掇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之天下
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
歸還里舍若遂沈淪魂而有知結草以報詔曰生廉侔
伯夷直過史魚執心堅白蹇蹇匪躬如何微疾未除退
身里舍昔邴吉以陰德疾除而延壽貢禹以守節疾篤
而濟愈生其強飯專精以自持隆卒遺令薄塋歛以時
服習鑿齒曰高堂隆可謂忠臣矣君侈每思諫其惡將
死不忘憂社稷正辭動於昏主明戒驗於身後蹇蹇
是以勵物德音沒而彌彰可不謂忠且智乎詩云聽用
我謀庶無大悔又曰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其高堂隆之
謂初太和中中護軍蔣濟上疏曰宜遵古封禪詔曰聞

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事寢歷歲後遂議修之使隆撰其禮儀帝聞隆沒歎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三也子琛嗣爵始景初中帝以蘇林秦靜等並老恐無能傳業者乃詔曰昔先聖既沒而其遺言餘教著於六藝六藝之文禮又為急弗可斯須離者也末俗背本所由來久故閔子譏原伯之不學荀卿醜秦世之坑儒儒學既廢則風化曷由興哉方今宿生巨儒並各年高教訓之道孰為其繼昔伏生將老漢文帝嗣以龜鏡穀梁寡疇宣帝承以十郎其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從光祿勳隆散騎常侍林博士靜分受四經三禮主者

具為設課試之法夏侯勝有言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衣青紫如俯拾地芥耳今學者有能究極經道則爵祿榮寵不期而至可不勉哉數年隆等皆卒學者遂廢初任城棧潛太祖世歷縣令潛字彥皇見應璩書林嘗督守鄴城時文帝為太子耽樂田獵晨出夜還潛諫曰王公設險以固其國都城禁衛用戒不虞大雅云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又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若逸于遊田晨出昏歸以一日從禽之娛而忘無垠之釁愚竊惑之太子不悅然自後游出差簡黃初中文帝將立郭貴嬪為皇后潛上疏諫語在后妃傳明帝時眾役並興戚屬疏斥潛

上疏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所以覆燾羣生熙育兆庶故方制四海匪爲天子裂土分疆匪爲諸侯也始自三皇爰暨唐虞咸以博濟加于天下醇德以洽黎元賴之三王旣微降逮于漢治日益少喪亂弘多自時厥後亦罔克又太祖濟哲神武芟除暴亂克復王綱以開帝業文帝受天明命廓恢皇基踐阼七載每事未遑陛下聖德纂承洪緒宜崇晏晏與民休息而方隅匪寧征夫遠戍有事海外縣旌萬里六軍騷動水陸轉運百姓舍業日費千金大興殿舍功作萬計徂來之松刊山窮谷怪石瓊玖浮于河淮都圻之內盡爲甸服當供橐秸銍粟之調而爲苑囿擇禽之府盛林莽之穢豐鹿兔之藪傷害農功地繁茨棘災疫流行民物大潰上減和氣嘉禾不植臣聞文王作豐經始勿亟百姓子來不日而成靈沼靈囿與民共之今宮觀崇侈彫鏤極妙忘有虞之摠期思殷辛之瓊室禁地千里舉足投網麗擬阿房役百乾谿臣恐民力彫盡下不堪命也昔秦據殺函以制六合自以德高三皇功兼五帝欲號謚至萬葉而二世顛覆願爲黔首由枝幹旣朽本實先拔也蓋聖王之御世也克明俊德庸勲親親俊乂在官則功業可隆親親顯用則安危同憂深根固本益爲幹翼雖歷盛衰內外有

輔昔成王幼冲未能莅政周呂召畢金在左右今既無
衛侯康叔之監分陝所任又非旦奭東宮未建天下無
副願陛下留心關塞永保無極則海內幸甚後為燕中
尉辭疾不就卒

評曰辛毗楊阜剛亮公直正諫匪躬亞乎汲黯之高風
焉高堂隆學業脩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
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歟

魏志卷二十五終

魏志卷二十六

晉陳壽撰

滿寵

田豫

牽招

郭淮

滿寵字伯寧山陽昌邑人也年十八為郡督郵時郡內
李朔等各擁部曲害于平民太守使寵糾焉朔等請罪
不復鈇畧守高平令縣人張苞為郡督郵貪穢受取于
亂吏政寵因其來在傳舍率吏卒出取之詰責所犯即

日考竟遂棄官歸太祖臨兗州辟為從事及為大將軍
辟署西曹屬為許令時曹洪宗室親貴有賓客在界數
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白太祖太祖召許
王者寵知將欲原乃速殺之太祖喜曰當事不當爾邪
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
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
見太祖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當殺者宜先彰其
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竊為明公惜
之太祖即日赦出彪初彧融聞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
更善寵臣松之以為楊公積德之門身為名臣縱有
愆負猶宜保祐況濫刑所濫而可加其楚掠

乎若理應考訊荀孔二賢豈其妄有相請屬哉寵
以此為能解吏之用心耳雖有後善何解前虐時袁

紹盛於河朔而汝南紹之本郡門生賓客布在諸縣擁
兵拒守太祖憂之以寵為汝南太守寵募其服從者五
百人率攻下二十餘壁誘其未降渠帥於坐上殺十餘
人一時皆平得戶二萬兵二千人令就田業建安十三
年從太祖征荊州大軍還留寵行奮威將軍屯當陽孫
權數擾東臨復召寵還為汝南太守賜爵關內侯關羽
圍襄陽寵助征南將軍曹仁屯樊城拒之而左將軍于
禁等軍以霖雨水長為羽所沒羽急攻樊城樊城得水
往往崩壞眾皆失色或謂仁曰今日之危非力所支可

及羽圍未合乘輕船夜走雖失城尚可全身寵曰山水
速疾冀其不久關羽遣別將已在邾下自許以南百姓
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掎其後耳今若遁去
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寵乃沈白
馬與軍人盟誓會徐晃等救至寵力戰有功羽遂退進
封安昌亭侯文帝卽王位遷揚武將軍破吳於江陵有
功更拜伏波將軍屯新野大軍南征到精湖寵帥諸軍
在前與賊隔水相對寵勅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
燒軍宜爲其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十部伏夜來燒
寵掩擊破之進封南鄉侯黃初三年假寵節鉞五年拜

前將軍明帝卽位進封昌邑侯太和二年領豫州刺史
三年春降人稱吳大嚴揚聲欲詣江北獵孫權欲自出
寵度其必襲西陽而爲之備權聞之退還秋使曹休從
廬江南入合肥令寵向夏口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
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此兵之窪地也
若入無疆口宜深爲之備寵表未報休遂深入賊果從
無疆口斷夾石夏休還路休戰不利退走會朱靈等從
後來斷道與賊相遇賊驚走休軍乃得還是歲休薨寵
以前將軍代都督揚州諸軍事汝南兵民戀慕大小相
率奔隨道路不可禁止護軍表上欲殺其爲首者詔使

寵將親兵千人自隨其餘一無所問四年拜寵征東將軍其冬孫權揚聲欲至合肥寵表召交豫諸軍皆集賊尋退還被詔罷兵寵以為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偽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權果更來到合肥城不克而還其明年吳將孫布遣人詣揚州求降辭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刺史王凌騰布書請兵馬迎之寵以為必詐不與兵而為凌作報書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寵會被書當

入朝勅留府長史若凌欲往迎勿與兵也凌於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督

將逸走死傷過半初寵與凌共事不平凌支黨毀寵疲

老悖謬故明帝召之既至體氣康彊見而遣還世語曰王凌表

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帝將召寵給事中郭謀曰寵為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餘年有勲方岳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為所闕可令還朝問以方事以察之帝從之寵既至進見飲酒至一石不亂帝慰勞之遣寵屢表求留詔報曰昔廉頗彊食馬援據鞍今君

未老而自謂已老何與廉馬之相背邪其思安邊境惠此中國明年吳將陸遜向廬江論者以為宜速赴之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則經時又賊舍船二百里來

後尾空縣尚欲誘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
整軍趨揚宜口賊聞大兵東下卽夜遁時權歲有來計
青龍元年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
圍之得據水爲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輦然後圍乃
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
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爲引賊平地而
擣其歸路於計爲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爲旣示天下
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此爲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
劫畧無限必以淮北爲守帝未許寵重表曰孫子言兵
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以弱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懾
此爲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
而移城却內此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擇利而動
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矣尚書趙咨以寵策爲長詔遂
報聽其年權自出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日不敢
下船寵謂諸將曰權得吾移城必於其衆中有自大之
言今大舉來欲要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
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池隱處以待之權果
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
明年權自將號十萬至合肥新城寵馳往赴募壯士數
千人折松爲炬灌以麻油從上風放火烧賊攻其射殺

權弟子孫泰賊於是引退三年春權遣兵數千家佃於江北至八月寵以為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衛兵去城遠者數百里可掩擊也遣長史督二軍循江東下摧破諸屯焚燒穀物而還詔美之因以所獲盡為將士賞景初二年以寵年老徵還遷為太尉寵不治產業家無餘財詔曰君典兵在外專心憂公有行父祭遵之風賜田十頃穀五百斛錢二十萬以明清忠儉約之節焉寵前後增邑凡九千六百戶封子孫二人亭侯正始三年薨諡曰景侯子偉嗣偉以格度知名官至衛尉世語曰衛偉子長武有寵風年二十四為大將軍掾高貴鄉公之難以掾守閭闔掖門司馬文正弟安陽亭侯幹欲入

幹妃偉妹也長武謂幹曰此門近公且來無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幹遂從之文王問幹入何遲幹言其故參軍王羨亦不得入恨之既而羨因王左右啓王滿掖斷門不內人宜推劾壽春之役偉從文王至許以疾不進子從未還省疾事定乃從歸由此內見恨收長武考死杖下偉免為庶人時人寬之偉弟奮晉元康中至尚書令司隸校尉寵偉長武奮皆長八尺荀綽冀州記曰奮性清平有識檢晉諸公讚曰奮體量通雅有寵風也

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也劉備之奔公孫瓚也豫時年少自託於備備甚奇之備為豫州刺史豫以母老求歸備涕泣與別曰恨不與君共成大事也公孫瓚使豫守東州令瓚將王門叛瓚為袁紹將萬餘人來攻眾懼欲降豫登城謂門曰卿為公孫所厚而去意有所不得

已也今還作賊乃知卿亂人專夫挈瓶之智守不假器
吾既受之矣何不急攻乎門慙而退瓚雖知豫有權謀
而不能任也瓚敗而鮮于輔爲國人所推行太守事素
善豫以爲長史時雄傑並起輔莫知所從豫謂輔曰終
能定天下者必曹氏也宜速歸命無後禍期輔從其計
用受封寵太祖召豫爲丞相軍謀掾除潁陰朗陵令遷
弋陽太守所在有治鄆陵侯彰征代郡以豫爲相軍次
易北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爲豫因地形回車
結圍陣弓弩持滿於內疑兵塞其隙胡不能進散去追
擊大破之遂前平代皆豫策也遷南陽太守先時郡人
侯音反衆數千人在山中爲羣盜大爲郡患前太守狀
其黨與五百餘人表奏皆當死豫悉見諸繫囚慰諭開
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卽相
告語羣賊一朝解散郡內清靜具以狀上太祖善之文
帝初北狄彊盛侵擾邊塞乃使豫持節護烏丸校尉牽
招解雋并護鮮卑自高柳以東濊貊以西鮮卑數十部
比能彌加素利割地統御各有分界乃共要誓皆不得
以馬與中國市豫以戎狄爲一非中國之利乃先構離
之使自爲讐敵互相攻伐素利違盟出馬千匹與官爲
比能所攻求救於豫豫恐遂相兼并爲害滋深宜救善

討惡示信衆狄單將銳卒深入虜庭胡人衆多鈔軍前
後斷截歸路豫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聚牛馬
糞燃之從他道引去胡見煙火不絕以爲尚在去行數
十里乃知之追豫到馬城圍之十重豫密嚴使司馬建
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豫
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起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衆
散亂皆棄弓馬步走追討二十餘里僵尸蔽地又烏丸
王骨進桀黠不恭豫因出塞案行單將麾下百餘騎入
進部進逆拜遂使左右斬進顯其罪惡以令衆衆皆怖
懼不敢動便以進弟代進自是胡人破膽威震沙漠山

賊高艾衆數千人寇鈔爲幽冀害豫誘使鮮卑素利部
斬艾傳首京都封豫長樂亭侯爲校尉九年其御夷狄
恒摧抑兼弁乖散彊猾凡連二姦宄爲胡作計不利官
者豫皆構刺攬離使凶邪之謀不遂聚居之類不安事
業未究而幽州刺史王雄支黨欲令雄領烏丸校尉毀
豫亂邊爲國生事遂轉豫爲汝南太守加矜夷將軍太
和末公孫淵以遼東叛帝欲征之而難其人中領軍楊
暨舉豫應選臣松之案暨字休先熒陽人事見劉曄傳
暨子肇晉荆州刺史山濤啓事稱肇有才能肇子潭字道元次歆字公嗣潭子
或字長文次經字仲武皆見潘岳集乃使豫以本官督
青州諸軍假節往討之會吳賊遣使與淵相結帝以賊

衆多又以渡海詔豫使罷軍豫度賊船垂還歲晚風急
必畏漂浪東隨無岸當赴成山成山無藏船之處輒便
循海案行地形及諸山島徼截險要列兵屯守自入成
山登漢武之觀賊還果遇惡風船皆觸山沉沒波蕩着
岸無所逃竄盡虜其衆初諸將皆笑於空地待賊及賊
破競欲與謀求入海鉤取浪船豫懼窮虜死戰皆不聽
初豫以太守督青州青州刺史程喜內懷不服軍事之
際多相違錯喜知帝寶愛明珠乃密上豫雖有戰功而
禁令寬弛所得器仗珠金甚多放散皆不納官由是功
不見列後孫權號十萬衆攻新城征東將軍滿寵欲率

諸軍救之豫曰賊悉衆大舉非徒投射小利欲質新城
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
不可拔衆必罷怠罷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賊見計
必不攻城勢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又大軍相向
當使難知不當使自畫也豫輒上狀天子從之會賊遁
走後吳復來寇豫往拒之賊節退諸軍夜驚云賊復來
豫臥不起令衆敢動者斬有頃竟無賊景初未增邑三
百并前五百戶正始初遷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加振
威將軍領并州刺史外胡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
肅百姓懷之徵爲衛尉屢乞遜位太傅司馬宣王以爲

豫克壯書喻未聽豫書荅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
鍾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稱疾篤拜太中

大夫食卿祿年八十二薨子彭祖嗣魏畧曰豫罷官歸
居魏縣會汝南道

健步詣征北感豫宿恩過拜之豫為殺雞炊黍送詣至
陌頭謂之曰罷老苦汝來過無能有益若何健步愍其

貧羸流涕而去還為故吏民說之汝南為具資數千匹
遣人餽豫豫一不受會病亡戒其妻子曰葬我必於西

門豹遺妻于難之言西門豹古之神人那可葬於其邊
乎豫言豹所履行與我敵等耳使死而有靈必與我善

之既為畫像又就為立碑銘豫清約儉素賞賜皆散之

將士每胡狄私遺悉簿藏官不入家家常貧匱雖殊類

減高豫節魏畧曰鮮卑素利等數來客見多以牛馬遺
豫豫轉送官胡以為前所與豫物顯露不如

持金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願避左右我欲有所道
豫從之胡因跪曰我兄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

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為家資豫張袖受之荅其厚意
胡去之後皆悉付外日以狀聞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

開懷以納戎今卿舉以受秋金朕甚嘉焉乃即賜絹
五百匹豫得賜分以半藏小府後胡復來以半與之

嘉平六年下詔褒揚明其家錢穀語在徐邈傳

牽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也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

學後隱為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都亂苗

隱見害招俱與隱門生史路等觸蹈鋒刃共殞歟隱屍

送喪還歸道遇寇鈔路等皆悉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

垂淚請赦賊義之乃釋而去由此顯名冀州牧袁紹辟

為督軍從事兼領烏丸突騎紹舍人犯令招先斬乃白

紹奇其意而不見罪也紹卒又事紹子尚建安九年太

祖圍鄴尚遣招至上黨督致軍糧未還尚破走到中山
時尚外兄高幹爲并州刺史招以并州左有恒山之險
右有大河之固帶甲五萬北阻疆胡勸幹迎尚并力觀
變幹旣不能而陰欲害招招聞之間行而去道隔不得
追尚遂東詣太祖太祖領冀州辟爲從事太祖將討袁
譚而柳城烏丸欲出騎助譚太祖以招嘗領烏丸遣詣
柳城到值峭王嚴以五千騎當遣詣譚又遼東太守公
孫康自稱平州牧遣使韓忠齋單于印綬徃假峭王峭
王大會羣長忠亦在坐峭王問招昔袁公言受天子之
命假我爲單于今曹公復言當更白天子假我真單于

遼東復持印綬來如此誰當爲正招荅曰昔袁公承制
得有所拜假中間違錯天子命曹公代之言當白天子
更假真單于是也遼東下郡何得擅稱拜假也忠曰我
遼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萬又有扶餘濊貊之用當今
之勢疆者爲右曹操獨何得爲是也招呵忠曰曹公允
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寧靜四海汝君臣頑嚚今
恃險遠背違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方當屠戮何敢
慢易咎毀大人便捉忠頭頓築拔刀欲斬之峭王驚怖
徒跣抱招以救請忠左右失色招乃還坐爲峭王等說
成敗之效禍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勅教便辭遼東

魏志卷之六 傳 二
之使罷所嚴騎太祖滅譚於南皮署招軍謀掾從討烏
丸至柳城拜護烏丸校尉還鄴遼東送袁尚首縣在馬
市招覩之悲感設祭頭下太祖義之舉爲茂才從平漢
中太祖還留招爲中護軍事罷還鄴拜平虜校尉將兵
督青徐州郡諸軍事擊東萊賊斬其渠率東土寧靜文
帝踐祚拜招使持節護鮮卑校尉屯昌平是時邊民流
散山澤又亡叛在鮮卑中者處有千數招廣布恩信招
誘降附建義中郎將公孫集等率將部曲咸各歸命使
還本郡又懷來鮮卑素利彌加等十餘萬落皆令款塞
大軍欲征吳召招還至值軍罷拜右中郎將出爲鴈門

太守郡在邊陲雖有候望之備而寇鈔不斷招旣教民
戰陣又表復烏丸五百餘家租調使備鞍馬遠遣偵候
虜每犯塞勒兵逆擊來輒摧破於是吏民膽氣口銳荒
野無虞又構閒離散使虜更相猜疑鮮卑大人步度根
泄歸泥等與軻比能爲隙將部落三萬餘家詣郡附塞
勅令還擊比能殺比能弟苴羅侯及叛烏丸歸義侯王
同王寄等大結怨讐是以招自出率將歸泥等討比能
於雲中故郡大破之招通河西鮮卑附頭等十餘萬家
繕治陁北故上館城置屯戍以鎮內外夷虜大小莫不
歸心諸亡叛雖親戚不敢藏匿咸悉収送於是野居晏

閉寇賊靜息招乃簡選有才識者詣太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中庠序大興郡所治廣武井水鹹苦民皆擔輦遠汲流水徃反七里招準望地勢因山陵之宜鑿原開渠注水城內民賴其益明帝卽位賜爵關內侯太和二年護烏丸校尉田豫出塞爲軻比能所圍於故馬邑城移招求救招卽整勒兵馬欲赴救豫并州以常憲禁招招以爲節將見圍不可拘於吏議自表輒行又並馳布羽檄稱陳形勢云當西北掩取虜家然後東行會誅虜身檄到豫軍踴躍又遺一通於虜蹊要虜卽恐怖種類離散軍到故平城便皆潰走比能復大合騎來到故平

州塞北招潛行撲討大斬首級招以蜀虜諸葛亮數出而比能狡猾能相交通表爲防備議者以爲縣遠未之信也會亮詩在祁山果遣使連結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與相首尾帝乃詔招使從便宜討之時比能已還漠南招與刺史畢軌議曰胡虜遷徙無常若勞師遠追則遲速不相及若欲潛襲則山溪艱險資糧轉運難以密辦可使守新興鴈門二牙門出屯陜北外以鎮撫內令兵田儲畜資糧秋冬馬肥州郡兵合乘釁征討計必全克未及施行會病卒招在郡十二年威風遠振其治邊之稱次於田豫百姓追思之而漁陽傅容在鴈門有

名績繼招後在遼東又有事功云招子嘉嗣次子弘亦
猛毅有招風以隴西太守隨鄧艾伐蜀有功咸熙中為

振威護軍嘉與晉司徒李胤同母早卒按晉書弘後為揚州涼州刺史

以果烈死事於邊嘉子秀字成叔荀綽冀州記曰秀有嵩才性豪俠有氣弱冠得美名於太康中為衛瓘崔

洪石崇等所提携以新安令博士為司空從事中郎與帝舅黃門侍郎王愷素相輕侮愷諷司隸荀愷令察宮

誣奏秀夜在道中載高平國守士田興妻秀即表訴被誣陷之由論愷穢行文辭尤厲于時朝臣雖多證明秀

名譽由是而損後張華請為長史稍遷至尚書河間王以秀為平北將軍假節在馮翊遇害世人玩其辭賦惜其材

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也按郭氏譜淮祖全大司農父緼鴈門太守建安

中舉孝廉除平原府丞文帝為五官將召淮署為門下

賊曹轉為丞相兵曹議令史從征漢中太祖還留征西

將軍夏侯淵拒劉備以淮為淵司馬淵與備戰淮時有

疾不出淵遇害軍中擾擾淮收散卒推盪寇將軍張郃

為軍主諸營乃定其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眾

寡不敵備便棄勝欲依水為陣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

不足挫敵非筭也不如遠水為陣引而致之半濟而後

擊備可破也既陣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

聞太祖善之假郃節復以淮為司馬文帝即王位賜爵

關內侯轉為鎮西長史又行征羌護軍護左將軍張郃

始定民得安業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道路得疾故計遠近爲稽留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誅也帝悅之擢領雍州刺史封射陽亭侯五年爲真安定羌大帥辟蹠反討破降之每羌胡來降淮輒先使人推問其親理男女多少年歲長幼及見一一知其款曲訊問周至咸稱神明太和二年蜀相諸葛亮出祁山遣將軍馬謖至街亭高詳屯列柳城張郃擊謖淮攻詳營

皆破之又破隴西名羌唐蹠於抱罕加建威將軍五年蜀出鹵城是時隴右無穀議欲關中大運淮以威恩撫循羌胡家使出穀平其輸調軍食用足轉揚武將軍青龍二年諸葛亮出斜谷益田于蘭坑是時司馬宣王屯渭南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此非國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遂擊之後數日亮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淮獨以爲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正始元年蜀將姜維出隴西淮

遂進軍追至疆中維退遂討羌迷當等按撫柔氏三千
餘落拔徙以實關中遷左將軍涼州休屠胡梁元碧等
率種落二千餘家附雍州淮奏請使居安定之高平爲
民保障其後因置西川都尉轉拜前將軍領州如故五
年夏侯玄伐蜀淮督諸軍爲前鋒淮度勢不利輒拔軍
出故不大敗還假淮節八年隴西南安金城西平諸羌
餓何燒戈伐同蛾遮塞等相結叛亂攻圍城邑南招蜀
兵涼州名胡治無戴復叛應之討蜀護軍夏侯霸督諸
軍屯爲翅淮軍始到狄道議者僉謂宜先討定抱罕內
平惡羌外折賊謀淮策維必來攻霸遂入湫中轉南迎

霸維果攻爲翅會淮軍適至維遁退進討叛羌斬餓何
燒戈降服者萬餘落九年遮塞等屯河關白土故城據
河拒軍淮見形上流密於下渡兵據白土城擊大破之
治無戴圍武威家屬留在西海淮進軍趣西海欲掩取
其累重會無戴折還與戰於龍夷之北破走之令居惡
虜在石頭山之西當大道止斷絕王使淮還過討大破
之姜維出石營從疆川乃西迎治無戴留陰平太守廖
化於成重山築城歛破羌保質淮欲分兵取之諸將以
維衆西接疆胡化以據險分軍兩持兵勢轉弱進不制
維退不拔化非計也不如合而俱西及胡蜀未接絕其

內外此伐交之兵也淮曰今往取化出賊不意維必狼顧比維自致足以定化且使維疲於奔命兵不遠西而胡交自離此一舉而兩全之策也乃別遣夏侯霸等追維於沓中淮自率諸軍就攻化等維果馳還救化皆如淮計進封都鄉侯嘉平元年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是歲與雍州刺史陳泰協策降蜀牙門將句安等於翅上二年詔曰昔漢川之役幾至傾覆淮臨危濟難功書王府在關右三十餘年外征寇虜內綏民夷比歲以來摧破廖化禽虜句安功績顯著朕甚嘉之今以淮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進封陽曲侯邑

凡二千七百八十戶分三百戶封一子亭侯世語曰淮妻王凌之

妹凌誅妹當從坐御史往叔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左右追妻於是追者數千騎數日而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無五子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觀展在近書至宣王亦宥之正元二年薨追贈大將軍諡曰貞侯子統嗣

統官至荊州刺史薨子正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淮著

勲前朝改封汾陽子晉諸公替曰淮弟配字仲南有重名位至城陽太守裴秀賈克皆配

女婿子展字泰舒有器度幹用歷職著績終於太僕次弟豫字泰寧相國參軍知名早卒女適王衍配弟鎮字季南諳者僕射鎮子奕字泰業山濤啓事稱奕高簡有雅量歷位雍州刺史尚書

評曰蒲寵立志剛毅勇而有謀田豫居身清白規畧明

魏志卷二十六
傳 七
練牽招秉義壯烈威績顯著郭淮方策精詳番問秦雍
而豫位止小州招終於郡守未盡其用也

魏志卷二十六

